橄欖

OLIVE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THE CHRISTIAN ASSOCIATION
H.K.U.S.U.

會長	金新宇敎授	
副會長	劉振鎰博士	
主席	彭紹華	（醫三）

稿例

(一) 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二) 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三) 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四) 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五) 本刊不設稿酬。
(六) 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七) 來稿請寄本刊通訊地址。

橄欖出版委員會
THE OLIVE PUBLICATION BOARD

出版秘書	陳崇榮	（工二）
總編輯	李思敬	（文二）
助理總編輯	梁汝照	（文一）
編輯	譚一翔	（醫四）
	李成富	（社三）
	盧詠儀	（社二）
	盛蓓影	（文二）
	孫奮生	（工二）
聯絡編輯	伍康敏	（醫一）
	胡運好	（文一）
美術設計	高竟祥	（建二）
	張威平	（建四）
文書	陳燕薇	（文二）
財政	陳敏慈	（社二）
宣傳	徐潔蓮	（理二）
業務	李志雄	（文一）

通訊處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 20379 號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轉交
總代理　福音閱覽室　電話：3－674694
九龍德成街2號B二樓
承印　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電話：5－791570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十八樓A2
排版　中文打字服務社　電話：5－793443

定價　零售每本港幣二元正
訂閱　全年八期港幣十五元正
付款　滙票或支票請寫
"H.K.U. Christian Association, OLIVE"

第十七卷　第三期　一九七六年二月

橄欖 3

鄭志標

從幾個角度看目

緒論

香港是一個國際性的城市，宗教傳播有很大的自由；故此基督教各宗派在此所建立的聚會堂所可算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因着經濟、宗派或其他的因素，各堂所的設備有很大區別：有些巍峨宏偉，美輪美奐；有些卻只是鬧市中一個小小的居住單位罷了。無論怎樣，每一間教會以至整個香港的教會，都各有其自己的問題，也都是每一個信徒所應關心的。

雖然香港的面積不過四百平方哩，但若要作一個全港教會及其屬堂的全面性統計，則是相當困難。一者各宗派之間的聯繫並不密切，二者甚少如基督教聯會等類似機構可供應全面性的資料。即或能得到其供應部份資料，亦因資料稍舊，或聯會與其會員欠密切接觸，準確性亦不無疑問。

據我們的綜合調查所得，基督教各宗派分佈全港各教會及其附屬堂所共五百三十四間。其中

香港區（包括鴨脷洲）	共117間	佔21·9％
九龍區	共280間	佔52·4％
新界區	共121間	佔22·7％
離島區	共 16間	佔 3 ％

新邨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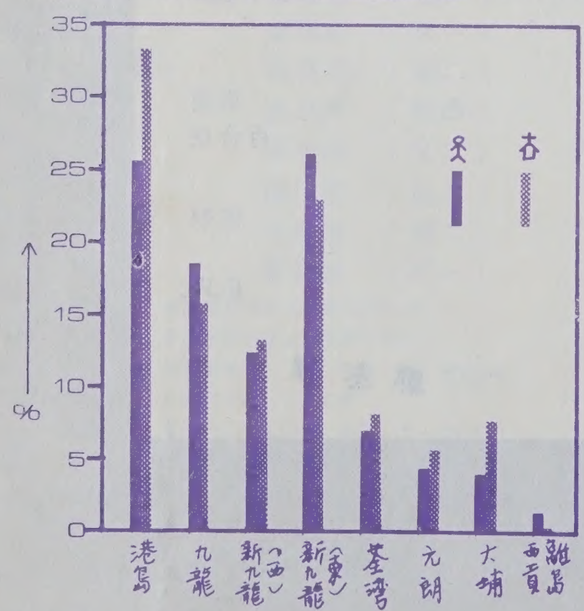
根據香港政府的建屋計劃，估計在一九八〇年會有三百五十萬的人口居住在公屋樓宇；就目前來看，甲、乙類屋宇合計居民已有一百八十多萬，差不多是全港人口的半數。而全港534間禮拜堂中，只有65間位於公共房屋邨之內，只約佔12·4％。

港島117間教會中，7間在公共房屋邨（以下簡稱新邨），約佔港島教會數目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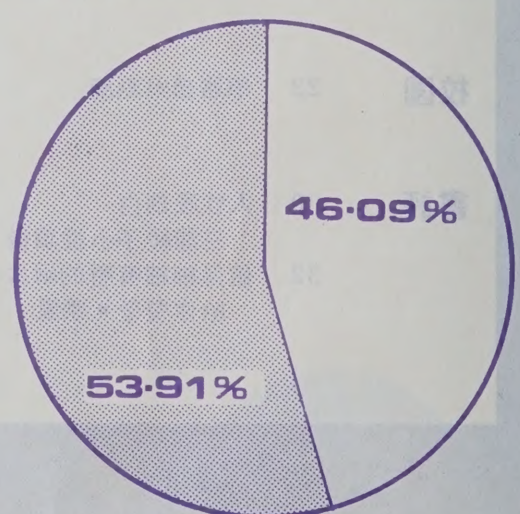
九龍280間教會中，52間在新邨，約佔九龍教會數目18·6％

新界121間教會中，6間在新邨，約佔新界教會數目5％

全港人口分佈與教會分佈情況比較



新邨人口佔全港人口總比例（46·09％：53·91％）



下的香港教會

隨着新邨迅速的發展，不斷遞增的人口，和日趨複雜的環境，區內的福音傳播工作理應十分蓬勃；由於地理及環境的因素，加上工作上之方便，在新邨內設立教會實是當務之急。但由上述資料所得，現在新邨教會的數目仍是很有限，對於應付目前的需求固然不足够，對發展中的房屋邨及衛星城市更是需要我們去進軍。以荃灣這發展迅速的地區而言，新邨人口超過三十萬，但該區新邨內只有六間禮拜堂；元朗的新邨人口有二萬餘，而竟然沒有一間新邨教會。

新邨是個傳福音的好工場，而新邨教會在傳福音的使命上要擔任一個很重要和獨特的角色——因着其環境及其對象的獨特，新邨教會要面對一些其他教會沒有的社會問題。究竟現有新邨教會的情形如何呢？它們要面對的問題是甚麽？新邨教會對於其面對的問題之自覺性及主動行動又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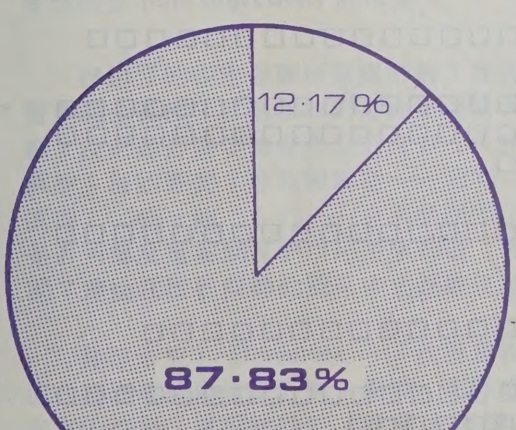
教會的聲音

我們接受了一個「全人的福音」，也應有一個如雷貫耳、震撼人心的「全人的見證」。但是基督徒卻往往用包容、忍耐、溫柔、節制等屬靈名詞堵塞了自己的出路，外邊的人很多時候就根本不曉得我們搞的是甚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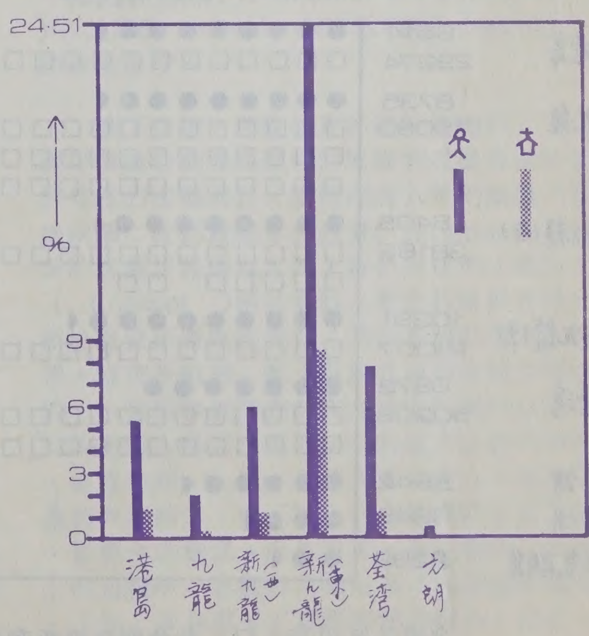
最近華人基督教聯會以全港廿多萬分佈在三百多間教會的基督徒名義，發佈了「反賭博書」。它對社會的沖擊我們不得而知；但在很多聯會的會員堂裏，根本就找不到一紙這樣的聲明。廿多萬信徒有多少知道這聲明的內容？三百多間會員堂的牧者又有幾人切實響應，在教會內發起討論和支持？

有人說，傳福音才是教會的官式聲音，對其他事我們倒不必研究甚麽立場。但主耶穌不是叫我們做世上的光、世上的鹽嗎？究竟我們要做世上的先知，學效耶穌，在群衆裏、在權威前，肯定地傳達神的心意？抑或只[illegible]做殿裏的祭司，老是安份守己地祭祀給那[illegible]憐恤的神？

新邨教會佔全港教會比例（12·17%：87·83%）



全港新邨人口分佈與新邨教會分佈比較



「服務至上」的見證

在本地與基督徒有關連的社會服務機構差不多都是由外國差會創辦及維持。但在今天，正當外國差會的影響力隨着外地傳教士和經濟支持的撤離而漸漸減少，並且本地的基督徒要接手管理這個龐大的服務事業時，他們要否重新反省自己以前在外國人領導之下做事的原則和哲理，從而肯定自己未來的方向和指標，免至消而不化，繼續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形下蕭規曹隨、墨守成規呢？

而且，我們要問問自己的服務態度是如何：是剩餘的輸出？抑或是捨己的給予？又或者我們是否身處樂境而不明白外面的苦況？再者，我們在向社會提供各種形式的服務時，有沒有在教會內外劃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純正福音」和「不純正的社會福音派」等界限？不分任何種族背景、文化和思想界限的「服務至上」的捨己精神，是否眞是我們的工作基礎？

宗派和超宗派

在葛培理佈道大會的籌備和舉行期間，香港教會有了空前的團結表現，爲大會奉獻、參加各種訓練課程和負責不同事奉崗位。見到來自不同角落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爲所信的齊心努力時，不禁要問，爲甚麽長期以來，我們能够容忍各自爲政？是道不同不相爲謀嗎？誠然，各宗派、各教會有其歷史性的外國背景、目標重點等的不同；但時移世易之後，這些是否仍有存在的價值便成一個大疑團了。如仍有人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全部納入「輸入文化」作爲基本信仰的不可分割的部份時，他是以神爲中心，或是以人爲中心？

我們期望現在西方差會的影響力逐漸消退時，各宗派間的分歧和阻隔可以盡量消除，越過人爲的限制，把力量結合，共策共行，一起肩負傳福音的艱巨重任。如果有人仍然認爲宗派的存在有適應不同環境需要的價值時，我們寧願見到一些「學生宗」、「護士派」、「工業堂」和「新邨會」的出現。

註：

①新邨教會乃指位於新邨房屋之內的教會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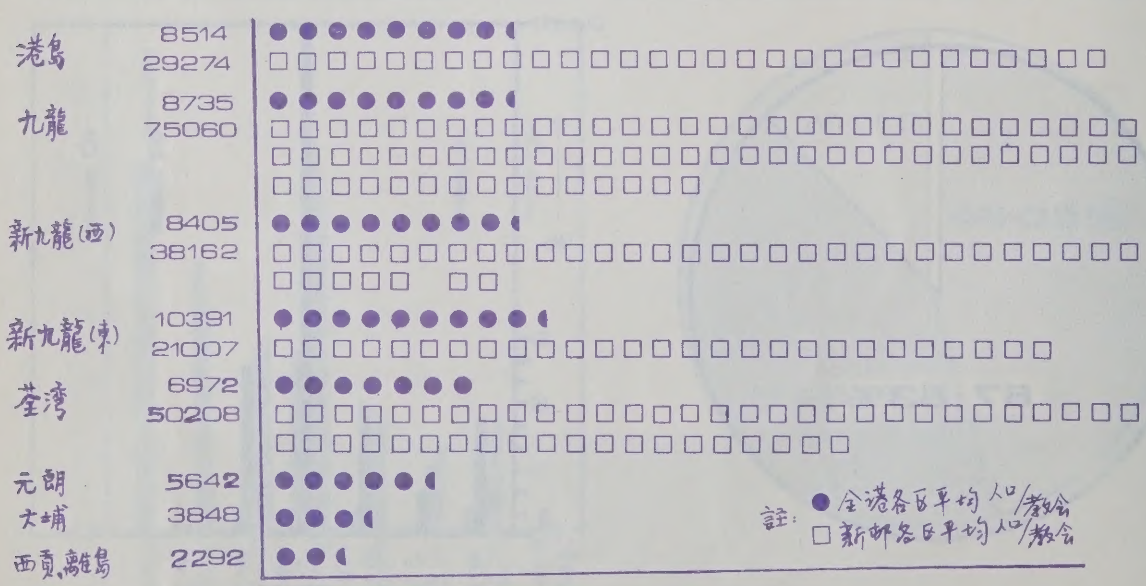
②港九新界八區域之劃分按照人口調查統計報告書（七一年）。

③香港教會數目及地區按照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通訊手冊（七五年）所載資料。

④各區域人口數目錄自七一年人口調查總報告書第廿八頁。

⑤各區域內之新邨人口數目錄自房屋委員會七四——七五年報附錄三所載各新邨於七五年三月卅一日之認可居民數目。

橄欖研究小組



全港各區平均人口／教會與全港新邨平均人口／教會比較



信心與理性

理性與知識

在討論信心與理性的關係以先，我們必須首先了解理性是甚麼。

理性通常被認爲是「知識」的絕對根據，是達到純粹客觀眞理（ pure objectivity ）的絕對工具。在一些哲學家看來（如黑格爾 Hegel ）理性就是 pure objectivity 的本身。

但這樣的假定是理所當然的嗎？理性的本質到底是甚麼，以至我們對理性有這麼大的把握？我們是否需要懷疑究竟有沒有「純粹客觀眞理」這回事呢？理性和眞理——那獨一的「眞理」（約十四：6）——有甚麼關係？理性是否可靠及重要到我們可以用來衡量「眞理」呢？理性在我們與神的關係中佔甚麼位置呢？

從笛卡兒（ Descartes ）「我思故我在」這句話出現後兩世紀以來，理性、思維成爲人存在的把握，成爲知識的「亞基米德點」（ Archimedean point ），一個不能動搖的最後根據。理性的思維在人的心中眞實可靠到好像是摸得到的實體那麼確實。而他們最大的欣慰是：理性既爲人人皆有，因此，任何疑問都必須訴諸理性；理性便成爲一切判斷的基礎了。

直至十七世紀末，休謨（ David Hume ）才提出質疑：他認爲思維祇不過是一連串連續不斷的圖片，在腦中的銀幕映現。因此，理性的思維可能不是一種客觀的事實，可以脫離人的主體而存在的。對他來說，理性祇不過是使意識統一的活動而已；因爲人類不能忍受割裂的生活，因此，他要將他的經驗世界裏的經驗整理成有組織有連貫性的整體（ a coherent whole ），以至他所經驗的世界是整全的。或許可以這麼說，人要將他零碎的經驗，組織起來，建成一個意義的架構（ A Structure of Meaningfulness ）。人之所謂 rational ，其實祇不過是 meaningful 的意思罷了。

到了康德，理性便更詳細的被剖析了。康德更懷疑我們裏面理性的思維到底是否眞的等於外在的客觀眞實。康德以爲人類的知識可分成兩部：我們藉感官的直覺（ Intuition ）將外面的客觀世界攝取入內，我們內在的「觀念」（ Concept ）提供資料。觀念的形成故然有賴於直覺所攝取的資料，然而資料的攝取、抽選、解釋及組織，都是與觀念有很密切的關係的。一方面我們既有的觀念決定直覺吸收新事物的過程，但當新事物的資料進入我們的裏面，經過整理、比較，也很可能會擴大，甚至修改舊有的觀念，使「知」的主體能建立更完整，更概全的觀念。由此看來，在主體的「知識」的過程中，客觀與主觀是有不容割裂的關連，「知」本身就是主觀跟客觀的聯合。因此，

我們所謂的「絕對客觀」根本就是與主觀聯合了的客觀，亦即是說，我們所謂的「絕對客觀」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們以理性冀求的客觀其實不是純粹的客觀。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以理性冀求的客觀是 universal 的，因爲理性存在於每一個人的裏面，亦即說理性爲一切容觀的根據。其實這是將 universality 與 objectivity 混淆了。我們一定要明白 universality 不一定是等於 pure objectivity 。 universal 的主觀是不會因爲 universal 便變成客觀的。我們常以爲用理性可以達到（或理性的本身）的客觀根本就是我們的 universal subjectivity，而不是純粹的客觀。而我們所認定的客觀根據——理性——也祇不過是 universal subjectivity 吧了。

因此，我們所謂「合理」，也祇不過說明某件事對人類的universal subjectivity是有意義的吧了。也就是說，這件事可以納入我們主體內在的意義架構內。然而，我們的主觀架構可容納的事並不一定是眞理，並不等於是純粹客觀。反過來，「不合理」也不一定等於不「客觀」，更不一定等於「不眞實」。這祇能說，這件事是不能被納入在我們既有的意義架構之內而已。

從這樣的推論，我們的理性既受限制，是絕不宜被視爲所有眞理的尺度的。說得準確點，理性祇可以作「意義」的尺度，而我們一般人所用「眞理」一詞，祇不過是「意義」的意思。若我們將眞理放在這範疇上來使用，那我們才可以說理性是「眞理」的尺度，當然，我們不是在這裏反理性，排擠理性，因爲我們絕不可能生活在「理性」（意義）以外。我們所反對的是「唯理主義」，以理性爲眞理（廣義）的尺度。

從基督徒的觀點來說：現存人類的知識（科學）是不能認識這個宇宙的眞知識。此說何來？因爲這宇宙是神所創造；神用祂的說話創造萬有，如果把事物抽離了來源，沒有了神的話，一切便只剩下最初的虛空（ nothingness ）而已。我們滿以爲眞正的知識必須要客觀，客觀就是脫離「神存在」假設的限制；殊不知這樣把宇宙抽離了它原來的眞實（本源），便只有影子存留。

信心

一般人一聽到信心兩個字，便立刻聯想到「主觀」、「橫梗」的所謂「信心的跳躍」。對很多人來說，信心的確是一種主觀的活動，一種純粹在「我」之內的抉擇（決定）。但究竟「信心」果眞是一種純粹的主觀活動嗎？

基督徒所了解的信心（ pistis ）一詞是有三層意思的：

㈠神的信實。羅馬書一章十七節所提到的「本於信，以至於信」的第一個「信」字就包含了這個意思。就是說，本於客觀的信實，以至於我們可以相信。神的信實在創造，在整個救恩歷史（新舊約對神向人施恩的歷史事實）顯明出來。

㈡神啓示的內容：是神信實的具體化，亦即是我們信心的對象。

㈢人對神的信實及啓示的一種內心的感應（ Response ），一種經歷。沒有了神的信實及祂將信實顯明在祂向我們的啓示中，這種感應是不可能的。其實這感應雖然在主觀來說是發自我們的內心，但從客觀來說，人主觀的信心是客觀的神的活動的產物。

有了這三方面的認識，我們才可以對基督徒所謂的「信心」有更清楚的瞭解。故然當我們談及「信心」，我們最關注的是在「主體」內的那種經歷，亦即是上面的第三層面。

在注意這層面時，我們着重「我」的選擇，決定。因爲沒有選擇，決定，那個「信」的主體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信心主體（暫譯作 the subject who believes 或作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one who believes ）。然而，我們不要忽略，在基督教的信仰裏，信的人的 subjectivity 是與他所信的對象（the object of his faith）分不開的。

基督徒所信的是「神的信實」（the faithfulness of God ），但神的信實並不是「客觀」，冷酷，死寂的信條，而是活潑的啓示。即是說，神的信實包括了神主動的打開我們的心門，叫我們可以相信祂的信實。換句話說，那 object of faith 並不是死的，只給我們觀察的 objec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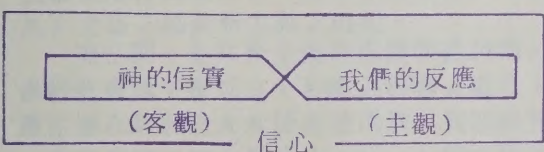
而是一不斷呼召我們相信的主體(the object of our faith constantly objectifies itself and actively calls us to have faith in it 。)

因此，「信心」的經歷（在主體內的經歷）包含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缺一不可。

就客觀的方面來說，神在我們的主觀以外突破我們的主觀進入我們的主觀來。God breaks into our subjectivity ）。這客觀的事實是不受我們的主觀所左右限制的。

就主觀方面，我們經歷了神的突入，這經歷在我們裏面產生了一種感應，叫我們突然發現我們以往所站的「亞基米德點」原來是一個空虛的深淵；在我們陷落呼叫之餘，抓着了神的手。那一抓，便是信心的主觀表現。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神的信實，我們便不能信，亦無可信。然而單有神的信實，而這信實不與我的主觀發生關連，這信實對我而言一些也不眞實。若果是這樣，信心在我的主觀內仍未是一個事實（ faith is not a reality in me ）。所以，信心是客觀的神的信實與我主觀的經歷感應連結在一起而成的。就如下圖所示：



信心就好像一條棒，是有兩端的，一端是神的信實，另一端是人的信心。

由此，我們可以說，信心不可能是純主觀的。純主觀的信便等於是祇有一端的棒，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一般人所認定理性是純客觀而信心是純主觀的觀念根本是不正確的。

（下期續）

余達心

是大學生的雜誌吧了，

為何卻要教會的弟兄姊妹閱讀？

「橄欖」的確不折不扣是一本香港大專基督徒出版的雜誌——也正是憑着她這獨特的角色，我們才懇請教會的長者並弟兄姊妹不要忽視她的功用。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從開始我們已經肯定，「橄欖」的異象（基督徒知識份子的雜誌；進而為面對知識界的福音性刊物）是屬於全香港教會的異象，並非少數人的玩意。這一項嚴肅的託付，我們請求教會的肢體關心、支持並參與；單是大專基督徒，是決計承擔不起的。

「橄欖」也希望達到作為「橋樑」的果效。我們明白因着年齡與時代背景的差異，兩代之間的思想必定有分歧之處。然而在基督的愛裏並不應因而互相敵視、彼此排擠；反倒可以讓年長的閱歷融合年輕的衝勁，使神的道更加興旺。我們希望透過「橄欖」表達大專基督徒的思想，也願意謙虛接受教會長者愛心的指導。

況且，大專基督徒在校園裏所面臨信仰、社會和國家問題的挑戰，其實也是教會作為世代中的鹽和光所必需誠實面對的！我們期望教會的弟兄姊妹能早作準備，以免當逼迫不容選擇地來到時便措手不及。神讓祂的兒女在校園裏接受試驗，是要他們負起首先迎戰的責任。我們甘願衝鋒陷陣，可是却絕對不想孤軍苦戰！

給你傳遞福音的異象；
溝通教會與校園互相的瞭解；
提出時代問題的挑戰；
——這就是「橄欖」雜誌。

編委會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



緒論

從馬克斯到史太林，從第三國際到中國共產黨，從國共內戰到現代之中國……一頁頁的歷史，我們看見人如何互相殘殺，本來是共存亡親密戰友，一個一個地被清算、被鬬垮；我們也看到了勞改營之生活，「精神病院」的治療。難道這就是政治嗎？究竟要搞政治運動，是否一定要有痛苦和流血呢？要參與政治、學運、革命時，是否不可能同時成為一個愛神的基督徒呢？且讓我們從一位舊約時代民族革命之英雄、屬靈之領袖——摩西身上學效他的榜樣。

自從摩西眼見同胞被異族欺凌，打死了那埃及人開始，便擔任他「熱血愛國志士」的角色。把飽受壓迫的以色列人領出為奴之地。他在埃及「煽動革命」，成為「群衆運動」的領導人。到了曠野，更成了「國防部長」、「政治局長」、「意識形態領袖」。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同期間他仍是一個屬靈領袖（聖經稱之為「神人」）。

摩西的例子實在給予當今基督徒們一個極大之鼓舞——我們可以參與政治、學運、群衆運動，而同時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但當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有一個相稱的屬靈生命在背後作基礎，否則便可能成為另一個猶大——當他發覺信仰與自己之民族主義理想不相符時，便以三十兩銀的代價，出賣了他的信仰。

共產主義的歷史發展

對一個中國人來說（就是，他應該特別關注的歷史部份），共產主義可以分爲四大發展時期：

第一期：是爲共產主義的萌芽時期；在十九世紀，共產主義在德法開始形成。從正義者同盟發展到共產主義者同盟，然後有一八四八年之歐洲革命，直到第一國際（或稱第一國際工人聯合會First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之開始和結束，是爲共產主義之萌芽及在歐洲勃與之年代。其間之核心人物是馬克斯和恩格斯。

第二期：可稱爲共產主義之沉默時期。由第一國際之結束（一八七六）到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一八九八）之前，國際性之共產主義活動渡過了一個靜默的時代。是時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發達，人民大致仍安居樂業，故此共產主義之推行大受障礙，而有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之修正馬克斯主義之出現。

第三期：是共產主義在俄國興盛時期。自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到第三國際之組成，共產主義在歐洲之大本營遷至俄國。其間經歷過一九〇五年之流血暴動及一九一七年之兩次革命。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成立，共產主義者便開始有組織地推行其主義到全世界，而與蘇聯接壤之中國亦受到重要的影響。是時之核心人物爲列寧。

第四期：共產主義在中國興盛時期。自蘇聯第三國際派遣專員來華，陳獨秀加入共產國際時開始，共產主義在中國便開始萌芽。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成立，並召開第一次大會。自是共產主義之影響日增，八年抗戰後國共終爆發內戰，而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終於正式成立政權，是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時之核心人物爲毛澤東。

興起原因

自工業革命開始，產生了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社會漸漸形成兩個對立鬪爭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階級剝削之情況日益嚴重，而階級之間的鬪爭日形激烈。有識之士遂開始思想如何達到人人平等，財富均分等問題。由是多種不同社會主義的推行方法紛紛被提出，而共產主義便是其中之一種：認爲理想的社會必需要由國家收歸所有財富然後再平均分配給人民，方能達到人人平等和解除階級剝削之現象。他們的地上天堂的理想，實爲他們面對當時社會流弊而推想出來的。首先倡導共產主義和發表此理想者爲馬克斯。

萌芽時期（馬克斯生平）

馬克思出生於一八一八年之普魯士，一八三七年在柏林大學時接觸黑格爾（ Hegel ）之哲學，其辯證之方法（正 Thesis ；反 Antithesis ；合 Synthesis ）對馬克思之思想有重大影響。到了一八四一年他又開始研究費爾巴哈（Feuerbach）之唯物論思想，加上了當時流行之科學主義，遂創其辯證唯物論之思想（Dialectical Materialism）（註：馬克思絕不承認黑格爾或費爾巴哈之思想爲科學或客觀）。一八四二年，主編萊茵報，開始參與政治活動，遂將其辯證唯物論之思想放入政治思想中，產生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爲了推行其理想，馬克思聯同恩格斯於一八四五年加入正義者同盟，並且成爲這團體之思想領導人物。到了一八四七年正義者同盟改稱爲共產主義者同盟，並於一八四八年發表了著名之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正式把共產主義思想向世人宣告。

一八四八到四九年之歐洲革命對馬克思實有重大之影響。其間他看到了兩階級之間尖銳的對抗，於是更鞏固了他的鬪爭理論思想，認爲歷史有一辯證或發展的規律，是必然性和決定性的，並且是可預言的。他以鬪爭的角度來貫串整個人類的歷史，大膽地預言無產階級之必然興起和資本主義社會之必然崩潰，並且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但一八四八年之歐洲革命並未產生它預期的結果，反而一再受挫。馬克思亦到處被逐，終於在四九年流亡到了倫敦，並開始其著述生涯。其間完成之巨著有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卷一、哥達綱領批判等。

此期間馬克思之經濟情況陷入極大困境，長期的窮困和流亡，益發增加了他對資產階級之敵視，更加強了他的革命意識和斷言精神。

沉默時期

當第一國際之巴枯寧派和馬克思派發生嚴重分歧之際，國際性共產主義亦隨着第一國際之瓦解而踏入沉默時期。此時期資本主義發展極快，共產主義之理想很難在正興盛之資本主義思潮下普遍發生吸引力，故有修正馬克思主義出現。學者如伯恩斯坦等批評馬克思思想，他們以為資本主義必然要很長時間才會崩潰，並且認為階級鬬爭並未尖銳化。他們贊成穩步改革，反對天翻地覆之革命。修正主義者更強調民主而不信賴無產階級專政，並重視個人的自由。

當修正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在爭辯期間，在俄國之封建社會中，革命思想亦正慢慢地萌芽。

共產主義發展歷史年表

1818 馬克斯生於普魯士特利爾城
1835 進入波恩大學法律系，後轉柏林大學
1836 「正義者同盟」成立於巴黎
1837 馬克斯開始研究黑格爾哲學
1841 畢業於柏林大學，同年獲耶拿大學哲學博士，開始研究費爾巴哈哲學唯物論
1842 任萊茵報主編，思想轉趨唯物論，關注政治
1843 退出萊茵報，成婚，遷居巴黎
1844 與恩格斯會面，合著「神聖家族」
1845 被逐往比利時，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1847 「正義者同盟」邀馬克斯・恩格斯加入，易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
1848 歐洲革命
「共產黨宣言」發表
被逐出比利時，與恩格斯回普參與革命
創辦新萊茵報
1849 接連被逐出普、法國境，抵英國倫敦
1852 「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
1853 著作「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
1859 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3 開始寫作「資本論」
1864 「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於倫敦成立
1867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
1869 第一國際中馬克斯派與巴枯寧派衝突
1870 普法戰爭，列寧出生
1871 著作「法蘭西內戰」
1875 著作「哥達綱領批判」
1884 馬克斯逝世
1887 列寧決定投身革命工作
1889 「社會主義國際」（第二國際）成立於巴黎
1891 列寧接觸「馬克斯主義」
1895 被俄政府捕獲下監
1898 被放逐西伯利亞
「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
1900 列寧獲釋返歐洲
1903 「社會民主黨」分裂為孟派及布派
1905 「流血星期日」、「十月大罷工」、「十二月大暴動」
1906 俄國政府開始國會時期
1916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軍大敗
1917 俄國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內戰
第二國際瓦解
1919 第三國際成立
中國五四運動
1921 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4 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蘇聯）
列寧逝世　史太林就職
中國國民黨改組容共
1927 清黨開始
1928 北伐成功
1930 國軍五次圍剿江西蘇維埃區
1934 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6 西安事變
八年抗日統一戰線
1946 內戰
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俄國革命時期

論及俄國之共產革命，必先要認識列寧及其擁護者——布爾什維克黨（ Bolsheviks ），一九〇〇年列寧從西伯利亞放逐歸來，便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大會中，該黨分裂爲布爾什維克黨（即多數黨——以列寧爲首之激進派）和孟什維克（Mensheviks 少數黨——以馬托夫（ Mertov ）爲首之溫和派）。經過了一九〇五年之群衆運動及一九一七年二月之流血革命，帝俄政府終被推翻。臨時政府最初爲孟什維克派執政。與此同時，列寧得托洛斯基（ Trosky ）之助，由瑞典回國，在十月發動閃電政變而得掌政權，成立「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R.S.F.S.R.）。經紅白兩軍幾年的內戰後，終於奪得全國控制權，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簡稱蘇聯 U.S.S.R. ）於一九二四年成立。與此同時，一九一九年成立了「第三國際」，積極擴展共產主義到全世界。

中國革命時期

第三國際旣有此赤化世界的目標，在戰亂中之中國自然爲其推展之對象。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於蘇聯特使之協助下成立，並召開第一次大會，是時陳獨秀爲領導人物。初期曾一度滲入國民黨，但北伐後期國民黨開始清黨。共產黨員因而分散各處。毛澤東和朱德於一九二八年在江西井崗山訓練四路軍，成立蘇維埃區。北伐成功後不久國民黨開始圍剿江西蘇維埃區，經五次圍剿（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後，共產黨被迫撤離井崗山之根據地，由江西遷至陝西延安（即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九三六）。「西安事變」開展了國共兩黨聯合抗日之行動。共產黨遂得苟延殘喘，重新整編，經八年抗日戰爭後（一九四五），國軍因戰略錯誤而元氣大傷，而共軍的軍備勢力卻有增無已，抗戰結束後又重新開始了國共內戰，經過短短之三年，國民政府被迫撤離大陸而遷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權終於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成立。

◯ 溫偉耀

靜靜告訴你一點內幕消息

＊這一期因爲稿擠，連「編語」也得退位讓賢了。我們計劃中每期的「編語」都會獨立討論一個問題，下期「編語」的內容將集中於信仰的權威與生活融合的問題上。

＊許多人都擔心「橄欖」一萬八千元的財政預算怎能維持？可是，從目前的財政情況看來，使我們更相信神應許的信實。不過我們沒有打算將經濟的擔子放在贊助訂戶或樂於奉獻的讀者肩上，因此，我們仍要朝向一千名讀者的目標邁進。

＊第二期的發行工作略有混亂，並且第三期也延遲出版，原因是「橄欖出版委員會」在一月上旬才招募到足够人手，敬祈讀者原諒。如有任何投訴，請直接寫信告訴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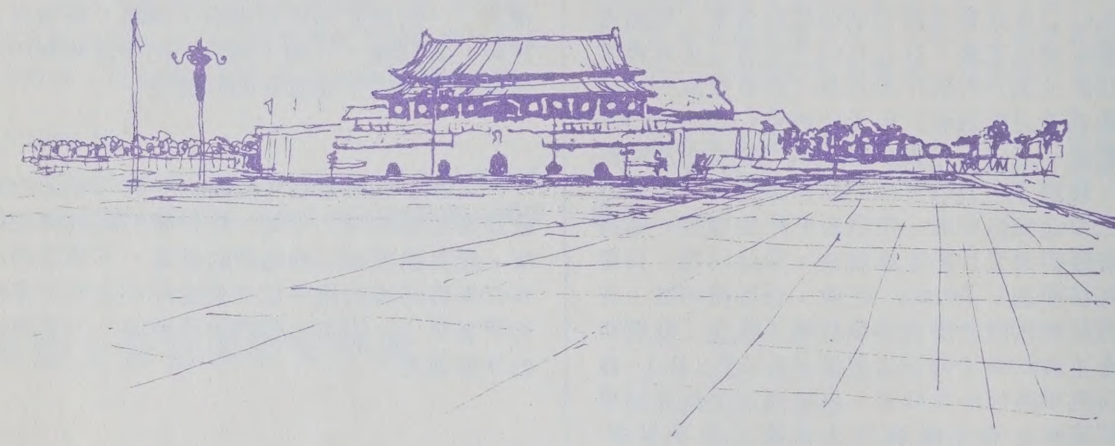
＊研究小組本期僅報導了香港教會分佈概況，並提出一些研究過程中所引起的問題，以後將繼續發表「新區教會探討」的文章。「共產主義與基督教」全文將分作四次刊登；作者先從歷史發展及理論基礎介紹共產主義，繼而分析其思想體系並實踐方法，再比較基督徒從聖經立場所持的觀點，値得讀者留意。

＊由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分別執筆撰寫的神學教義文章將會接續刊出；討論問題包括「信心與理性」、「啓示與權威」、「神的主權」等。我們亦計劃致力開拓「信仰與學術」、「批判性思考方法訓練」等專欄；讀者如有任何意見，歡迎來信「讀者論壇」自由討論。

＊由於稿件數量增加，編委會已考慮待讀者訂閱人數超過八百名，便增加雜誌篇幅，敬請代禱。

◯ 編委會

Love China '75



More than 400 participants from over 20 countries took part in this 4½ days of meeting in the Philippines Village Hotel. Evening public meetings drew another three hundred or so on some occasions.

The seminar was convened by twenty evangelical organizations, most of which are international specialized-ministry types. Of the churches in Hong Kong, only the Salvation Army was on the list. But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rom Hong Kong is large: roughly seventy persons. Since there was no participant's list or special meetings by geographical entities, no exact figure is available. Of the group from Hong Kong, apart from the organizers, there were 9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men, the head of the Missouri-Synod, some from the Assembly of God, Salvation Army, Rhenish Church, the Anglicans. There was also a sizeable group of about ten young people from seminaries and universities.

Tight Schedule

The schedule was extremely tight, beginning at 8 a.m. with Rev. Philip Teng's bible exposition on the Philippians. And it went on until 10 p.m., with only three hours of rest in between. All the sessions were plenary in the sense that everybody met together in the big hall. There was no provision for smaller groupings. The planned prayer cells did not materialize. Prayer was given in the big hall.

The Seminar moved along three stages, from present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hurch to that of China of today, and eventually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cooperation in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 Looking back, I can see three feature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programmes.

1. Brother Andrew set tone

The style and tone of the entire seminar was set by Brother Andrew of Open Door. He was in charge of both the opening and the closing sessions. (The original plan had him preached in all the evening meetings). Brother Andrew and his organization is noted for smuggling Bibles into communist land.

The operation first began in Europe, and now has operational offices in Manila (for China), South Africa (for Chinese workers in Zambia), and possibly in the middle East for penetration into Arab countries. Open Door apparently has also a bas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judging from the large group of American staff attached to it.

In his opening speech, Brother Andrew told of his pioneering bible-smuggling ministry behind the "Iron Curtains", and concluded that "Asia's Bamboo Curtain is a greater threat". In his opinion, "Communism is the devil's first Godless attempt to win over the world, working under political coat, using the most cruel methods." What then is the Christian response? "By faith. This means accept the Open Door Concept. . . The Berlin Congress on Evangelism is good, but there's no reference to communism. . ." Not all participants agreed with him, but the atmosphere was created and subsequently speakers would be drawn consciously or otherwise to match Brother Andrew's fervour. At one stroke, Brother Andrew succeeded in turning this big gathering billed as Mainland China Evangelism Study Seminar into an evangelistic rally. There would be happy exceptions. But they remained exceptions.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2. Obliged to Preach

There was a lot of sermonizing in the presentations. Given the tone set by Brother Andrew, most speakers felt obliged to preach, sometimes for as long as half of their alloted time. And then it became most frustrating to hear him say, "Well, my time is almost up. Briefly, what I want to say is. . ." An American missionary teaching seminary in Hong Kong got so exasperated that he said, "Don't feel that you must preach to me." This style of presentation occurred most conspicuously in the reports given by organizations which claim to have China programmes and the evening sessions. The result is plenty of exhortation, some information, and no public engagement in ideas and efforts.

The present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hurch given by ex-China Missionaries were on a more serious vein. Outstanding among them are Arnold Lee of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Leslie Lyall of 'Come Wind Come Weather' fame, and David Adeney of the Inter-Varsity tradition. All of them urged for sensitivity, prayer and integrity in the concern for China. They recognized the wrongs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They ventured the suggestion that perhaps the role of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hould be that of absence. They pleaded for a stronger faith, deeper biblical understanding, and emphasis on cell groups and house churches on the part of Chinese Christians in preparation for witness. They were the giants of the Seminar. However, with all my respect and love to them, I must say the past is all they have to offer. This is no criticism. Having accepted the role of the aged and the exiled, they see their function as supportive. New grounds in understanding and policy formulations will have to be broken by a newer breed.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the only intellectually exciting paper is the one given by David Aikman, a Time correspondent, when he dealt with "Marxism, Mao and Christianity." Aikman, who's been to Peking, identified as distinctive from classical Marxism Mao's belief in the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l salvation, and Mao's insistence on man's need to be loved. A second point is his formulation of Communism as a "diabolical parody of the Christian faith." I am not sure about the adjective. But "Communism as a parody of the Christian faith" seems to me to be a helpful categorification for discussion. How do we treat a parody? with hostility? with humour? But those are only my questions. As usual, Aikman had spent so many precious early minutes talking about the Holy Spirit that he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for Mao.

3. No discussion

Finally, the entire proceeding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absence of discussion. Apart from two hours on the last day,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provision for the meeting of minds. On one occasion, a lady became so frustrated that she asked for question time after each presentation. She was quickly seconded. The chairman caustically and impertinently responded, "Ye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ould consider your request. We shall give you an answer on Thursday." Thursday was of course the lasy day. The contempt was luckily papered over by a more sensitive official. But the response turned out to be the truth. There was no discussion until the last two hours. And even then, it was carefully controlled. People could write in, and the answers were given on the platform. There was no second comeback. I wrote in on the second day. My question was read on the last day, and the answer was: "I don't want to be put into such a corner. And anyway, what do you mean by 'accept'?"

To be fair, there was a bit of good discussion on the last day. Brother Andrew and others wanted the seminar to issue a concluding statement. A draft was made in the form of a 'love letter' to the Church in China. It came up at the last session. For once, there was opportunity for a free exchange. But soon the bus was waiting to bring everybody to a church reception. So only five persons expressed themselves on the subject. Rev. Philip Teng politely discouraged issuing the letter. Two more Chinese,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opposed it. A Scandinavian and a Philippina were in favour. "Let's take this draft home as a souvenir." So ruled the chairman.

Three Groupings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Love China 75, it would help to notice that there was no one group working there. I observe three in operation. The first are Brother Andrew of Open Door, Underground Evangelism and other similar groups. To these groups, the China concern is a purely black and white issue, with God and the Fundamentalist in heaven, the Devil and the Communist in hell (and the Liberals and the Evangelicals in limbo).

forum

The second group are the old China missionaries, some of them the finest the Western churches have ever produced. In the seminar, it was they whose experience of God and love for China broke through the thick walls of jargons and commercials. Their programme, if it can be called, is keeping in fellowship with the third group.

The third group are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and in Taiwan. Most are young evangelical professionals, holding influential positions in seminaries and in other Christian enterprises. For them, the issue seems to be not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but Communist society and the Christians.

In the Seminar, these three groups talked pass each other to the audience. There was no attempt and no opportunity to let ideas meet.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e second and third groups allowed themselves to be talked into convening this seminar with the first. They don't need them.

Conclu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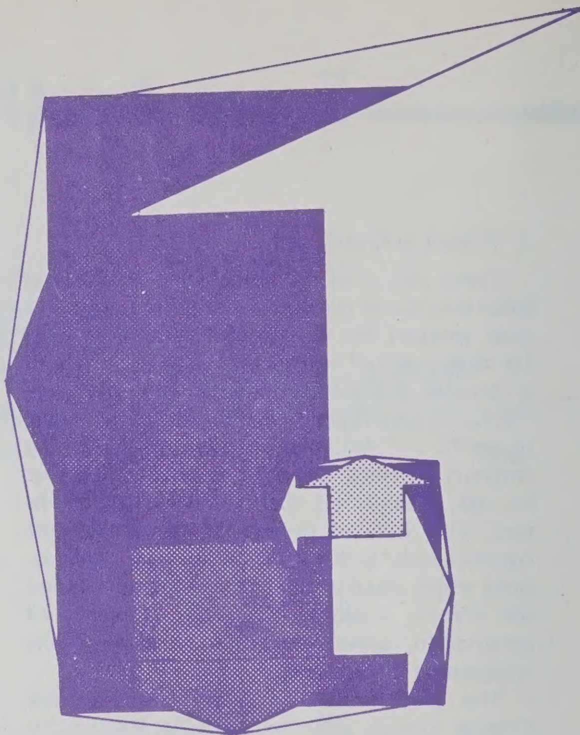
Now a number of personal reflections.

1. In this Seminar, I have come to know much better the various Christian groups interested in China.
2. The Love China 75 has, I am convinced, made the concern for China much more wide spread amo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Hong Kong, and ironically, much more open.
3. In futur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meetings on China and the Church, where major decisions or pronouncements are to be made, Chinese Christians should set the tone and be major decision-makers.

Finally, the Apostle Paul's description of love comes to mind as this report on Love China 75 draws to a close: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in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I Cor. 13 New International)

Raymond Fung



concerning the content ......

I appreciate a change in the format of Olive from thematic issues to thematic sections. As I can see from your sections: Research, Society, Communism, Campus, Students Movement, Book-study and Writing, C.A.'s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very diligent in discerning current issues and the society around us. However, may I make a few observations:

(1) Apparently the emphasis put on socio-political issues is well over the stress on evangelization, although I do agree that personal evangelism and personal salvation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deliverance from evil social structures.

(2) The isolation of Communism without noting that other faiths e.g. Buddhism, Hinduism, (in its modern form,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Technocracy are also counterfeit beliefs to Christianity.

(3) I do not know how much room you have reserved for creative Christian writing in Olive. Perhaps you include it in the section Writing. I cannot stress mor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reative writing in Christian witness.

Thank you for taking time to read the letter as I know what tight schedules C.A.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 ahead. My deepest prayer (I Thess. 1:2,3).

Your brother in CHRIST,

Wing-tai Leung

讀者論壇

編訂「閱讀計劃」

栽種「橄欖」的弟兄姊妹們：

……「橄欖」增闢的書籍介紹一欄，嚇了我一跳；我從沒想過書籍介紹在質和量方面可以這麽多，（也沒想過自己可以一口氣看這麽多的書。）大約一個半月的時間出版一期「橄欖」，我實在懷疑弟兄姊妹可否在這段時間內看完這些書！若所介紹者是讓我們選擇的，那我認爲可以減爲一兩本「必讀」的較佳……

未知「橄欖」會否訂定一個「閱讀計劃」，按屬靈程度的不同需要而分爲數個階段，而按階段介紹應看的書籍。使讀者按部就班，更有系統地在信仰上扎根結果。況且，在同一時間內可有數個計劃一同進行：如計劃㈠爲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預備，注重有系統的研經書籍，教義性質的，並社會、校園參予問題的書籍。計劃㈡爲初信者預備，注重基本信仰裝備、靈性培養等。當然，可能並不用分割得這樣清楚的。可是，另一個問題會產生，這些計劃會只適用於大學團契內，而不適用於其他讀者嗎？

主內
熊良儉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

「十年計劃」的可行性

編輯先生：

第二期「橄欖」刊登梁永泰弟兄所寫有關向中國大陸傳福音之十年計劃後，我們曾經用了一次聚會時間討論該文。發覺其中有些疑問，希望　貴刊代向梁弟兄傳達。

一、文中之首提出了其計劃的基本假設，包括了社會性的、政治性的及教會性的等等。由於假設的數目不少，相信梁弟兄必曾有所探討以確立其假設。未知可否詳述那些探討結果？

二、文中提及每一千人需要全時間傳道人一名（有人則估計一萬人需傳道人一名），又指出在十年後應當有十名持博士學位的基督徒向教會提供所需資料等。以上數字想非隨意定出，而是經過精細的計算。那麽這些計算的依據是什麽？

此外，我們覺得「十年計劃」似乎過於樂觀。見到華人教會目前仍未能團結一致，信徒外強中乾等，便懷疑這計劃能否於十年之內完成。然而，我們相信在神那裏沒有難成的事，這應是禱告的目標。

最後，要表示對　貴刊的欣賞；使信徒們能藉着它交換意見，傳遞異象。

「主愛中華」港大祈禱小組啓
十二月八日

宣傳工夫做得不夠

橄欖編輯及各同工平安：

首先感謝神帶領你們創辦這份有意義的刊物。在政治意味濃厚的大學環境裏，傳揚福音實有很大的阻礙。希望藉着這份刊物能夠在同學間產生啓發和引導的作用，爲此緣故，宣傳的工夫是非常重要，而貴刊似乎正忽略這一點，（也許做得不足够）。請原諒我的直率，「突破」的工作人員可以給你們一些提議，請隨時詢問。無論如何，你們的工作精神是值得嘉獎；但記着，凡事必須倚靠神而行。

附上五十元支票乙張，作爲「突破」對你們的支持。

主內
蔡元雲上
十二月九日

我們的心聲

「主愛中華」港大祈禱小組

在預備向中國大陸

如何裝備自己？

根據「橄欖」第二期「向大陸傳福音十年計劃」一文中的假設，在一九八五年，中國大陸的人口將會是十億，我們需要一百萬全時間傳道人，每人接觸一千個同胞，這數目比目前的華人基督徒還要多！我們暫且不理會這個假設是否會實現，但你會否思想你將如何面對這項挑戰呢？

我加入此祈禱小組的目的是要預備自己，迎接將來的挑戰，我深信倘若現在不好好裝備自己，將來必定耽誤傳福音的好時機。小組裏的討論，祈禱，閱讀增加我對大陸同胞在思想、文化、生活背境和心靈需要上的認識。當然，有機會直接回鄉與同胞接觸是更好的方法。

閱讀艾得理牧師所著作的「祂必保守」時，我得着很大的幫助。其中一章講及將來基督徒在共黨國家見證的準備，對有心向大陸傳福音的基督徒實在有很深的提醒，他勉勵我們要注意以下四點：

(一)對大陸同胞的生活方式、思想和文化應有所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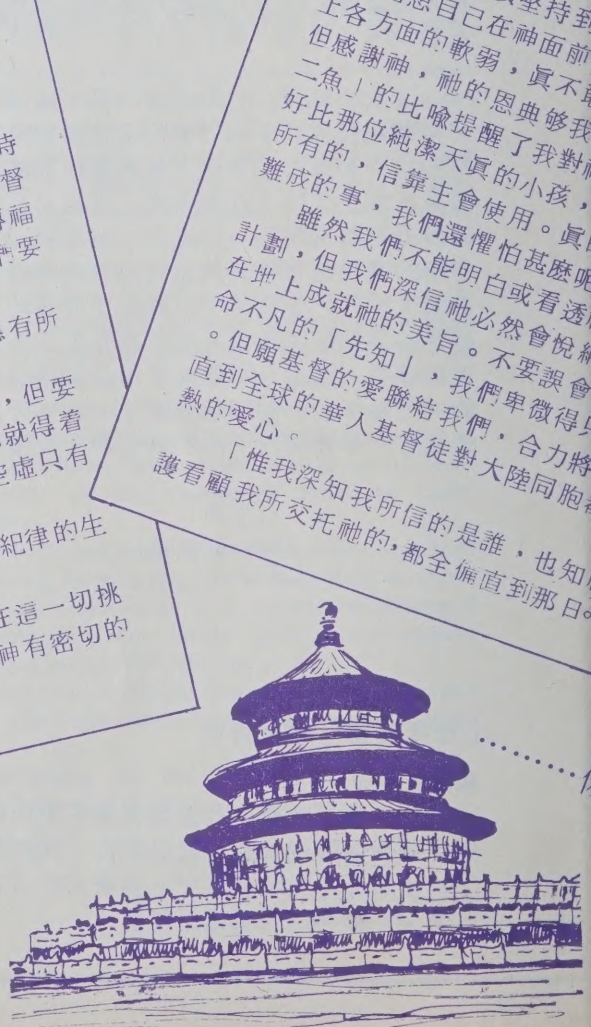
(二)不要忽略中國在社會及經濟上的成就，但要明白未信主的同胞並未因這些偉大成就得着心靈的滿足，切記他們心靈深處的空虛只有神的同在才能解決。

(三)要有受苦的心志，犧牲的精神，過紀律的生活。

(四)要先認識清楚共黨主義理論。但在這一切挑戰中，仍需保持純真的信仰，與神有密切的關係。

驚喜交

匆匆
資料給北
着他們的
會否明白異
小組的情形
感覺：「驚」
戰，「喜」的
微的人。我們曾
些了解聖經原文
聖經，一些研究生
了解進化論的錯謬
華人基督徒都得着這
行動上付上代價。我
工作，我們必須堅持到
回想自己在神面前
上各方面的軟弱，真不
但感謝神，祂的恩典夠我
二魚」的比喻提醒了我對
好比那位純潔天真的小孩，
所有的，信靠主會使用。真
難成的事，我們還懼怕甚麼呢
雖然我們不能明白或看透
計劃，但我們深信祂必然會悅
在地上成就祂的美旨。不要誤會
命不凡的「先知」，我們卑微得
。但願基督的愛聯結我們，合力將
直到全球的華人基督徒對大陸同胞
熱的愛心。
「惟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誰，也知
護看顧我所交托祂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音的行列裏……

寄發了兩份「主愛中華會議」
兄姊妹後，心中仍不停地盤算
他們的感受會如何呢？他們
容呢？不自覺地想起了祈禱
聚會我們都有驚喜交集的
們不斷發現很多方面的挑
的異象啓示我們這群卑
華人基督徒中要興起一
去帮助大陸同胞明白
弟兄姊妹去帮助我們
我們又盼望全球的
聯合起來在禱告和
這絕不會是簡單的
是神親自的帶領。
在心志、肉體
對這些挑戰。
她藉着「五餅
；我們現今
意獻上自己
裏面沒有

大陸的
心志，
群自
火花
目，
火

其中嗎？

「唯物主義」乃最大障礙！

在向中國大陸傳福音時，因爲人民受唯物思想影響太久，我們最少會遇到如下的障礙：

(一)這世界既然沒有神，我們便可以爲所欲爲。

(二)倘若生產續有進步，人們對物質的嚮往越益加增。物質主義、享樂主義隨之而起。

(三)不單大陸的人民如是，連在各地的基督徒亦爲物質主義蠶蝕，眼光淺窄，只見物質而不重靈魂。

如果基督徒也像在共黨政權下的人民一樣，不重視屬靈的境域，那麼向中國大陸傳福音的工作由誰擔承呢？今天教會需要的不只是一小群願意抛頭顱，灑熱血的青年人，而是肯捨棄豐裕生活，甘心刻苦以抵抗物質主義的信徒。這些人不應當是少數，而是全教會。

基督徒的歷史觀？

閱畢「社會發展史淺說」一書，並經過討論後，才猛然醒覺，我們對基督教的歷史哲學觀認識實在太少，甚至可以說連一個正確的、明晰的、概括的觀念也欠缺。其實，聖經中有多卷歷史書，尤以舊約爲然；可惜普遍來說，我們都對舊約知識了解不深，致未能透過融會貫通的研究而對基督徒應有的歷史觀下一判語。可是，沒有自己明確的觀點，又如何去評論別人的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論呢？當然更談不上達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境地了。

我們到底怎樣才能讓人看到我們底信仰有力和完整的一面呢？我們害怕舊約知識的繁複，我們恐怕舊約中名詞的艱澀，致我們總不能下決心去透徹地認識舊約書卷；然而，這是一個有奉獻心志、全意愛主的基督徒在裝備自己向大陸傳福音的過程中，所必要面對的一項大挑戰。

這一代的挑戰



編者按：梁燕城弟兄，畢業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現今進修於中大研究院，同時受聘爲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部幹事，專責研究學生運動問題。本文所提出的問題也是他的工作目標之一。

神將我們放在現今這世代，必有祂自己的美旨。這一代被稱爲無根的、失落的、紊亂的——究竟神要你和我在這時候肩負起什麼？我們在人生的階段中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中國人、香港人、基督徒、大學生；作爲香港的中國基督徒大學生，我們也無可逃避的要去面對這些角色所帶來的種種挑戰！

我們常希望在校園裏見證神，爲基督發光；但卻又每爲學運、「認中關社」、世界政治潮流等問題所困擾，而不知應如何從聖經的觀點來看問題，更摸不着自己應持的原則與立場。徒然有大堆口號：「參與」、「實踐」、「愛國」、結果只變爲盲目的行動；這是對時代很不負責任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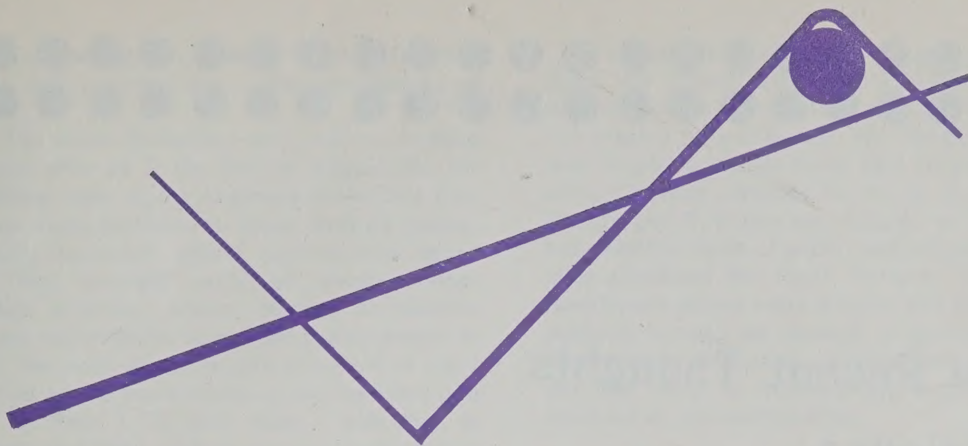
部份基督徒自進入大學開始，便不斷思索這些問題，可惜好不容易才找着答案，卻已是驪歌高奏、畢業之時。同樣的問題仍舊留給下一代去面對、去傷腦筋。

因此，筆者希望在這裏提出一些略經整理的問題，讓大家都來思考討論，至少由我們這一代開始奠下基礎：

信仰與時代

㈠基督徒在理性與價值觀上，如何堅固自己的信仰？

分析——今日基督教信仰面臨各類哲學思想、科學主義及其他潮流所攻擊，我們如何才能穩固自己，堂堂正正表明自己信仰的立場？



㈡基督徒如何面對不同的社會制度？

分析——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乃今日世界中的兩大制度；前者物質至上的思想會腐蝕基督徒，後者的無神論會壓迫基督徒。我們對二者分別的態度如何？怎樣方能在任何環境仍持守屬靈生活的超越呢？

㈢靈性、知識與社會參與應如何平衡發展？

分析——基督徒的生活以靈性為主導，然而知識與社會參與能加強我們在世人中的見證；可是過份的強調知識追求、或不適當的社會參與又可以使靈性流失；如何才可獲致平衡，如何能作一個完整不偏的基督徒？

信仰與國家

㈠中國文化與基督教

分析——四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塑造了今日中國人的氣質，也成了我們生活的根源。身為中國基督徒，我們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如何？究竟應用什麽方法向我們的同胞傳福音為最適合？

㈡中國近代史與基督教

分析——中國近代史是被帝國主義侵略的血淚史，基督教適在此時傳入；由於有人藉「傳教」之名實行侵略，故基督教在中國常被斥為「帝國主義侵略工具」。我們應如何澄清信仰本質與歷史的瓜葛？

㈢中國政權的認同問題

分析——現在的中國有兩個政權同時存在，我們既是中國基督徒，到底應認同那一邊？

㈣中國大陸傳福音問題

分析——中國大陸人民在共產政權統治下，他們的心態是怎樣的？要向他們傳福音會很容易嗎？會否產生思想意識形態和語意上的差距？

信仰與社會

㈠基督徒對殖民地政府的立場

分析——在香港，有許多政策是不公平的；然而這裏卻仍容許有基本的人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那末我們對殖民地政府的立場應如何？

㈡基督徒對社會制度下的罪惡的態度

分析——香港治安日趨敗壞，罪案日增，社會更越見腐敗；我們基督徒可以作什麽？我們可以有什麽影響？

信仰與世局

㈠時代文化的趨向

分析——世界紛亂，道德衰退，與文化的崩潰不無關係；究竟從歷史看來，近代文化是朝向那裏走？

㈡神在末世的計劃

分析——現今的世局與神在聖經中的末世預言有什麽關係：我們應怎樣處身於各種政治潮流與第三世界中？

㈢古舊福音與新穎方法

分析——古舊的福音仍是唯一能帶給人新生的希望。我們應如何體察現代人的需要，以最新的方法，傳出這萬世不易的信息呢？

正視上列問題，嚴肅地思考，謙卑地到神的話語中尋求答案，是基督徒知識份子——你和我的責任。教會要面臨時代的挑戰，就必需對時代的問題提供正確的答案。我們不能期望每一個基督徒都去分析思考，因為神沒有給予他們這方面的恩賜。然而，神卻叫你和我站在中國知識份子行列之中——

「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麽？」

梁燕城

Some Recent Thoughts in Science and Christian Belief

It was not too long ago. One Sunday afternoon, I turned on the radio and it happened that a youth program was on the air. There, a few young people were discussing on the subject of spirit, myth and miracles. They all spoke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spiri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iracles. Their reason: "This is a scientific age." The other day, another man spoke on "Faith Healing". In his opinion, all faith healers are nothing but swindlers. As science progresses, myth will be explained. Every evening, for those who work late, if they turn on a certain radio station at Hong Kong, they can enjoy a program of ghost stories. Always, at the start of the program, there is a short introduction reminding listeners that they should not take what follows for real. Why? Not because that the stories are composed by authors out of their imagination, but because this is a scientific age.

Demystifying Science.

All these incidences indicate that it is still a very popular belief among ordinary people that science is going to get rid of all mystic beliefs. And science is a very natural and strong reason to preclude the existence of spirits and extraordinary things which people call miracles.

Really to what extent is the majority convinced of this kind of idea is open to question. Nevertheless, though people like to label themselves scientific, we notice many of them often do not act according to what they claim. The rising interest in astrology, exorcism, occultism and oracles confirm that human hearts have an insatiable quest and curiosity for the mystical and the occult. However, when peopl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Bible, they often reject them in the name of science.

I agree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does remove lots of human ignorance. It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we are in. Its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revolutionizes the way of modern living. But the attitude that science is going to answer all questions is incorrect. Moreover, a statement not in the domain of science yet being announced in its name should be carefully scrutinised. Unfortunately, many misconceptions arise because of the over-zealousness of ordinary people to the achievem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science. One typical example is the existence of God. Many feel that a scientist will not believe in any god. But if one really studies science, he knows that science only deals with what are measurable, observable and repeatable. The existence of a divine being is something outside this category and hence to believe in a god or no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one is a scientist. A scientific experiment or deduction can show neither the existence nor the non-existence of a god. When the Soviet astronaut returned to Earth, he proclaimed that there was no God because he could not see one. In fact he had no authority to make such a proclamation as an astronaut. But since space research symbolises top human scientific achievement, many people accept what he said. If we are to borrow the words of Prof.

Holton of Harvard, this is "an addiction to science." Others call it scientolatry – idol worshipping of science.

The above discussions may pose no problem to those who ar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But the incidences cited at the beginning show that they may be acute problems to many ordinary people, especially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ho newly enter that amazing world of science. Hence Christian scientists, science teachers or student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a ready answer to them. "Be ready always to give an answer to every man that asketh you a reason of the hope that is in you." (I Peter 3:15) How much I wish that, at occasions like those, we have someone coming up to express the other points of view. We have to demystify science. This need is growing everyday as science makes fast progresses and extends its domain. To equip ourselves well with the job, it is very necessary that we should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in at least subjects lik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ature of scientific methods and their assumptions', 'explanation, models and reality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problems of miracles', and 'Christian view of nature, universe and cosmology', etc.

Issues in modern science.

"Man is about to play God." This is a statement as well as a warning made by P. Grescoe in an article titled 'The Dangers Beyond the Lab' in the Canadian Magazine on August 23, 1975. He was reporting on many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genetics. Oxford University scientists recently inserted cells from rat embryos into mouse embryos and implanted the hybrids in female mice. This gave birth to creatures that were 70% mouse and 30% rat, which they named "Richard Nixon". Already one baby in England and two at other places have been conceived in text tubes from eggs fertilized in the laboratory, then returned to the womb. All these breakthroughs have significant moral, social and religious implications. Just what does a scientist mean when he reports that he has created life in the laboratory? Will such an achievement create any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Biblical claim that God was the creator of life? We have a whole bunch of similar issues: abortion, euthanasia, life in outer space, etc. That is why the need is growing for Christian scientists to have a better and more distinct than ev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issue of science. If we are not certain about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implication, then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distinguish if a certain issue is a real threat to our belief. We shall be unnecessarily shocked by every single new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out of desperation or ignorance, to label any of these as Devil-made or God-made would be equally wrong.

In the Medieval Age, out of ignorance of the Bible, the Church sanctioned Copernicus' theory that the sun is the centre of the solar system. He was made a science martyr. We should not repeat that mistake again. We thank God for the works of many Christian scientists like M. A. Jeeves, D. M. Mackay and B. Ramm who brought us new insight into sensitive issu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We need more Christians like them. Moreover, as scientific theories are getting more abstract and the works of scientists beyond the intellect of the layman, they can be easily misleading. Christian science teachers can help much in removing attacks on our belief arose out of misunderstanding.

Man and Science.

Furthermore, Christian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can also be on the positive and offensive side to provide others a perspective and outlook of science and man in the light of the Bib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n worshipped science. They believed that when science attains its ultimate goal, the problems of men would be solved. They looked forward to such consumm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t as Andre Malraux pointed out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Newsweek, science can work for men, but it cannot help us to be men. This is a moral and metaphysical problem.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cience. The problem of men is their alienation from their Creator.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turn back through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Besides, I feel science should make man humble rather than over-esteem himself. This year, when I visited Canada, I camped at the scenic 3000-square-miles Algonquin Park. I was told that piece of land was covered by ice of miles' thick during the Ice Age. I was further reminded, if there is any slight change i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and the snow falls in one winter does not completely melt but has a little bit left behind in the next summer, the acculmulation over the years will start another Ice Age. Human civilization will then be wiped off. A recent report indicates that supersonic flight at upper atmosphere has so disturbed the ozone constituent that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has been lowered appreciably. TIME reports (June 24, 1974) that a growing number of scientists fear the many telltale signs of climatic aberration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re part of a global climatic upheaval and may be the harbinger of another ice age. Scientists figure that only a 1% decrease in the amount of sunlight hitting the Earth's surface could tip the climate balance, and cool the planet enough to send it sliding down the road to another ice age within only a few hundred years.

Men should be reminded that the Earth is in a state of equilibrium which is very unstable. In the sixties, men felt very secure living on this Earth. In 1973, the oil crisis struck. The following year is a

year of extensive famine, price inflation and economic recession.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chronic hunger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face actual starvation. Persistent and acute undernourishment cripples more than 400 million others, half of them children. The problem can only get worse with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expected to double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We are not much better off than men four thousand years ago. We are still living at the mercy of this Earth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God. Even if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patterns change only slightly in the near future over the three major grain-exporting countries – U.S., Canada and Australia, global food stores would be sharply reduced. University of Toronto Climatologist Kenneth Hare,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warns that the weather irregulariti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the recent failure of the Russian harvest gave the world a grim premonition of what might happen. When Jesus was talking about the sign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he said, "For nation shall rise against nation, and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and there shall be famines,. . ." Everyday, this verse will flash in my mind when I turn open the newspapers and come across all those news of terrorism, anarchism, violence, earthquakes, wars and famines.

"When they knew God, they glorified him not as God, neither were thankful; but became vain in their imaginations, and their foolish heart was darkened. Professing themselves to be wise, they became fools." This Bible verse in Romans tells that when men exalt themselves, they stumble on their own achievements. In science, we have many obvious examples. We have the automobiles and air pollution, DDT and food contamination, urban expansion and ecological disturbance, automation and the loss of human identity, etc. Things that we claim to be the greatest human scientific achievement may turn out to be our own destruction some day. Science tells us: man should humble himself before God.

Final words.

The above discussion seems to be an introduction to a whole book of issues. I hope this could arouse the interest of some Christian science students by sharing some of the thoughts I hav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In fact, a few issues mentioned are not specific to Christian scientists. They are general concerns in the scientific world. However, as Christians, we have our own vista of the situation.

T. C. Y. L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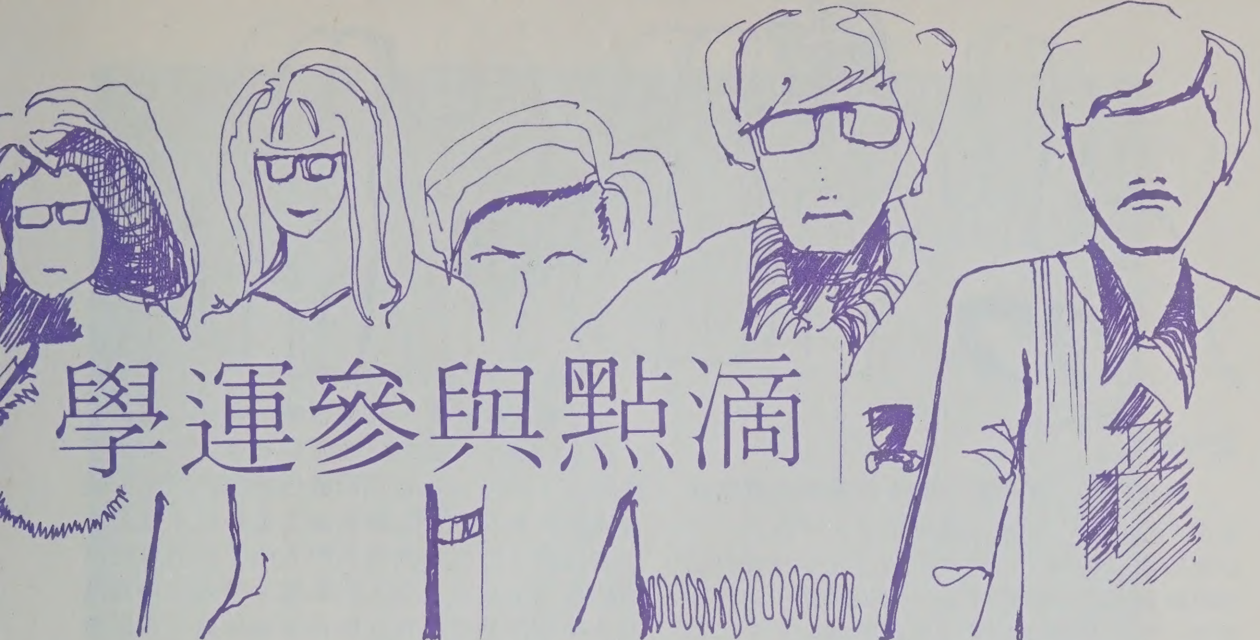
（編者按：）第一期和第二期「橄欖」的「學生運動」專欄裏，我們刊登了兩篇筆調較嚴肅的論文，試圖分析了校園內不同的意識形態，並學生會大選的意義。這一期，我們並不打算刊載甚麽議論文章，只是把兩位團友參與校園活動的感受呈於讀者眼前。

無可否認，他們二人的觀點都較爲灰黯。正當基督徒大專學生也「醒覺」過來，以「社會參與」爲己任的時候，刊出這兩篇感想性質的短文豈非有點兒澆冷水之嫌？

其實，肯定「學生運動」和「社會參與」的重要性是我們一貫所表明的態度。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學運」裏醜惡的一面，並「參與」對基督徒的危險性。我們必須勇敢和誠實地去面對問題，而不是一廂情願的活在浪漫的理想世界中——「學生運動」絕對不是那般純潔與高尚；基督徒「社會參與」中跌倒失敗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況且，値得我們注意的是：執筆的兩位團友並不是在閉門造車；相反，他們在不同的程度和層面上均有認眞地參與學運，他們起初的動機也截然相異；可是卻不約而達到相似的結論。（兩篇文章也是分別投稿，把他們並列一起只是編者後來的決定。）

我們歡迎其他弟兄姊妹也提出他們不同的意見或親身的感受。



學運參與點滴

蠢蠢欲動

「旁觀者」平靜的日子很快便被接連的競選活動破壞，同學間激烈的「拉票」迫使我要找出自己的立場，也令我開始瞭解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此同時，我發覺其他基督徒同學對傳福音以外的事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實在很容易形成與別人脫節的現象。幸而C•A剛好有連串的「社會參與」講座，經過聆聽與閱讀，使我更明白參與的眞正意義；於是，我也開始考慮應怎樣實際地在校園裏參與了。

遠大目標

使我欣然答應系內一群同學的邀請，共同籌辦一項頗大規模的校內活動，背後是有很高遠的目標和理想的。我在想像中還把自己個人的參與看爲團契對學運接觸的一個突破呢！

我要以行動來說明：基督徒同學也可以是一名活躍、全面的大學生。藉此我希望能消除同學對我們一貫的誤解。其次，我更可以在參與的過程中把握機會傳福音；另一方面又可以用自己的實例去影響那些忙於參與卻疏於事奉的弟兄姊妹……

此外，我希望在這些活動中也見到基督徒的影響力，不一定要「傳教」，但至少也能阻止「一面倒」的情形，讓同學獲得較中肯的觀點。當然，我自己也要從中瞭解其他不同觀點、吸取同學工作經驗，並學習更多新的知識——對社會的、國家的並世界的……

實際境遇

一旦身處其中，便發覺殘酷的現實把我理想的夢境逐一打破。首先是時間分配上失了預算：我擔任的職責頗爲重要，於是單就任內工作已是應接不暇了；再加上功課、教會團契、學校團契——生活簡直緊迫得要命！忙碌和緊張更令我喪失了在神面前安靜自省的時間，也使我連在生活上僅有的紀律也弄掉了。

繁重的工作也阻礙了我原先傳福音的計劃。根本上我和其他工作人員便談不上深交，要是操之過急，隨便地抓着一個來幾次個人談道，反會引起同學的反感和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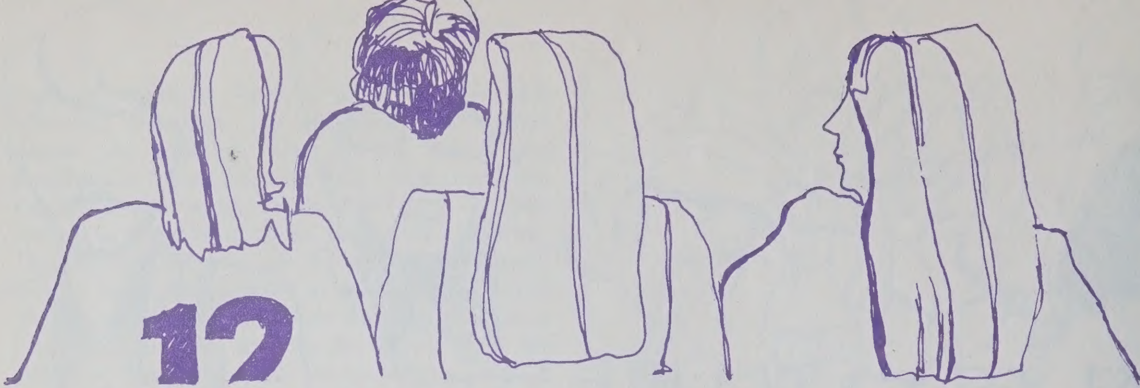
緊張的生活又最容易暴露自己的弱點，而且我的靈性程度實在有限（也是透過這次參與然後才看清楚的），又加上外來無法控制的壓力，許多時候在同學前所表現的並非意願中的「好見證」，反而是留下因情緒低落的惡劣態度！

最初決定參與的時候，雖然弟兄姊妹反應不一，但仍有一班團友表示支持到底。可是日子一久，各人都忙於自己的工作，無暇於深入分享或代禱；自己那種「孤寂失落」的感覺便一直要把整個人都吞噬了。

置身於研討學習過程中，竟發覺在各執己見，口若懸河的同學面前，自己的「基督徒觀點」看來是這般「凌亂」、「幼稚」和「落伍」！於是只好忍受「啞口無言」之苦，任讓別人的意見充斥會中，薰陶着每一個新同學。況且，自己內裏亦受着無情的衝擊，倒有自身難保的感覺，還有甚麼辦法去帮助其他的人？

經過這次的教訓，我看清楚了：要緊的並不在參與本身的價值（這是毫無疑問的）；而是我是否按着祂所賜的信心和恩賜，隨着祂的心意來選擇自己的崗位——那眞正能榮神益人的崗位。

東簡



認中關社

好漂亮的一個口號。初入大學的我簡直興奮得不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社訪，中國週，一口氣的看完格林的「萬衆一心」，我發覺自己的眼眶盈着淚，我的手不期然的緊握着，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擠身於革命人民的行列！

禱告會上我奇怪爲甚麽弟兄姊妹仍要爭論應不應該參與學運。難道聖經有禁止嗎？一下子一些人告訴我基督徒沒有狹 義的國家觀，基督徒的愛是沒有種族皮膚語言的分別。這些我都不能否定，可是「本能」催迫着我對國家的關心。究竟我這份「本能」是甚麽？

這個在已經信主的我身上仍然存留着的「本能」是叫我繼續犯罪嗎？不會的。相反地，我深深的覺得是神規範了我事奉的環境，叫我在本族同胞中，是更有效的見證。宣教士有他們特別的呼召。至於我，言語膚色情操都和中國的同胞們起着共鳴。我不會魯莽的要廢掉國籍種族的矛盾（雖然我的愛心對每個人都是一樣），但我會積極的在同胞當中見證神，服事神，榮耀神。

鴕鳥式學運

一年班的我很積極，每每放棄功課參加社訪、座談會、競選諮詢會、緊急會員大會等的活動。我爲着基督徒缺乏參與而難過。責任心鞭策着我拼命的參與。但令我戰兢的是我的參與沒有帮助我更加接近神。相反地我對多一件事情關心，便有等量的憎恨在我裏面培育着，活動着。

爲甚麽？我曾經痛苦地檢討自己，我搜索着記憶，希望可以給我一點啓示。我發覺自己憎恨，惡毒，藐視，驕傲，狂妄，詭詐，虛謊！這些已被控制老我的性情一個一個地走了出來。

我漸漸發覺從參與的當中我學會了運用一些「技巧」，學會了怎樣和意見不同的人周旋，學會了怎樣挑剔別人的錯處。我運用的不是屬天的智慧，而是被老我所支配着的詭詐！

「當止住怒氣，離棄憤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詩 37：8）我很偶然的看到了詩篇 3 7 篇。我環顧周圍積極參與的同學，我發覺他們本身應被破除的地方還多着。我是在追求甚麽？豈不是眞善美的人生？我力求自己有純樸的品格與及愛人的熱忱，可是參與在現行的學運活動中叫我正好得着相反的。我思想着，參與的同學們可眞是在尋求眞理嗎？爲甚麽會有那麽多謾罵的大字報，暗地撕去對方的海報，製造事件與及不能容納前人和不願意承認錯誤的情形？

「鴕鳥式的學運」！我不是悲觀主義者，可是事實叫我了解到同學們並沒有抱着尋求眞理的態度！主耶穌活生生的歷史事實——祂的品性、祂的復活，人性的敗壞，得救所帶來心意的更新改變，這些他們都沒有切實的思想。

基督徒是逃避主義者嗎？不！我覺得不願意尋找神的人才是眞正的逃避主義者——他們逃避自己罪性的事實！

蝸牛式參與

我可以怎樣形容基督徒在學運中的參與？蝸牛！我們畏首畏尾，卻步不前。更加可悲的，我們缺乏屬靈的遠見和洞察力——就如蝸牛沒有眼睛一樣。

大學裏的弟兄姊妹似乎硬硼硼的把讀書，傳福音和對周圍的關心和參與分開了。大專界的基督徒實在是蒙福的，我們是在知識界和思想界的前端。可惜我們沒有把握這個崗位，向引導人遠離神的理論作出眞理的挑戰。

「必有人說：

你有信心，我有行爲，你將你沒有行爲的信心指給我看。

我便藉着我的行爲，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羅 2：18）

現今豈不正是有人指着我們說：你這快樂的基督徒！「大樂天」的午膳，刻意的打扮，難道便是我們的「行爲」嗎？一切的學習和參與之前，我們要督促自己過一個與所蒙的恩相稱的生活啊！

○ 百合花



求祢緊握我手

一連串的功課、測驗、工作把日子都塡得滿滿，擠得叫人把時間、思想、甚至連自己都忘掉了……直到偶然看到報章上的招聘廣告，才猛然醒起該是找職業的時候了；由於時間不容許多作考慮，就在一陣忙亂後，終於寄出了第一封求職信，但……？

其實老早便知道這是一個不能逃避的決定，或遲或早，始終是要面對的；沒有充份的準備只會令人更惶亂，更不知所措。但眼看要踏足校園之外了，却仍未摸到將來工作的路向。是大學教育的失敗？是對環境和自己認識得不夠徹底？是未曾認眞的考慮？抑或我根本害怕去接受挑戰？

我知道我可以「隨意」的申請很多工作，然後從衆多工作中，「隨意」的揀一份，於是我可以得到一官半職，甚至優厚的工作條件，舒適的環境，安定的生活，安安樂樂的過一輩子……但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够肯定的——我不能確知這就是神要我走的路，因爲由始至終，我未曾眞正的求祂爲我安排一切。不錯。或者祂容許，但却斷不是祂所贊同的。（除非我不在乎。）

我不敢說在這一、兩年裏沒有留下任何心得和遠象。神的計劃在等待人去完成；千萬人的需要，在香港、在中國、在世界各地發出呼聲……這些都刻下深深的印象，使我不甘心做一個「安份守己」的基督徒。於是我開始嚴肅的問神：「祢要我作什麽？」那傳福音、報喜訊、腳蹤佳美的人會不會就是我？我够得上被選召嗎？

雖然這個問題我還未知道答案，但我學懂了要對神和自己誠實，重新安靜地思想，去組織尙存在心裏的一些見聞、感受和異像，去檢討自己的心志、奉獻、委身，多認識週圍的環境，多關心教會的需要，多留意別人對自己的期望……

這本來就不是一條易走的路。但祂說過：「我看你爲寶爲尊，我愛你。」似乎是絕無可能的一句話，但却是又眞實又確切，出自萬物之主，造我之神的口，我尙有何憂慮？

神阿，求祢緊握我手，不論祢所揀選的是何道路，我心都覺甘甜。

咚咚

只有落葉



那天在珊瑚大廈的候車處和他點頭微笑，只是覺得他的臉孔怪熟悉的，不知在什麼地方見過面；但誰知這便成了一個痛苦回憶的開端。

「你是不是唸哲學的呢？」他的問題把我帶回陸佑堂古雅的課室去。對了，他總是坐在靠左的一排座位上，每當我從房角的雕刻神遊回來的時候，視線所碰到的第一張面孔便是他。

「你也是到珊瑚大廈給人補習嗎？」我沒頭沒腦的問。

「不。」他搖搖頭，嘴角蕩着淺淺的笑容，「我的家就在那裏。」

「噢！」我恍然大悟的喊了出來，「你看我多麽糊塗！自己到那裏給人補習，還以爲你也是和我一樣！」

自此以後，大家見面的機會多了，有時候下了課，我們便一道離開學校，他回家去，我則到他家的樓上補習。

一次，他邀請我到飯堂去喝下午茶，我告訴他我要補習，不能逗留太久，他說只喝一杯茶便離開，不會過份耽擱的。

他看見我拿着那一大堆書，便說：

「讓我來帮你吧。」

他從我手中拿過那一叠厚厚的中文書。我望着他，以微笑表示我的感激。

在我的記憶裏，曾經這樣大方而又自然地幫助我的弟兄可以說是少中又少，不知怎的，他們似乎覺得這些禮貌太過瑣碎了；也許、也許他們對一些事情過份敏感吧。

他指着近窗的一張餐桌說：

「你先坐下，我去取飲品便是了。」

窗外的老榕樹在秋陽下顯得更綠了，枝幹上細小的圓葉閃耀着頑強的生命力，好像在對漸漸移近的冬說：「我不怕，因我已曉得那生命之道。」

待他顫危危的拿着兩杯茶回來時，我已立下決心，一定要把壓在心底的話拿出來告訴他。

「如果我說這個世界有一位創造者存在，你會怎樣說呢？」

「我也相信這個世界有一位創造者。」他的回答是我意想不到，我為此暗暗感謝神。

「又如果我說這位創造者是獨一的眞神耶穌呢？」

他合上眼睛帶笑的搖搖頭，我開始失望了。

「我無法肯定那個創造者是誰。」他睜開眼睛，若有所思的望着窗外昏矇的維多利亞海峽。「就是我能够確知他是誰，我也不會喜歡祂，因為祂實在太殘酷了。」

「祂殘酷？」我激動的問。

「是的，如果他不造人，這個世界便沒有那麽多痛苦！」

我對他說：這樣把一切責任推到神身上是無理的，因為痛苦是人自己招致。然而他卻無法接納人犯了罪的說法。

不錯，無論從什麽角度看，他都是一個很可愛的男孩子：以愛待人，有上進心，有超越自我的奮鬪目標，聰明……很多基督徒都不及他，但是從神的角度看，無論他怎樣做，也始終是一個罪人，除非他願意……但，我無法使他明白救贖的觀念，至少在這一刻裏我是失敗的。

「噢！三點半了，我不能多留了。」

「我也要回家去，我們一同走吧。」

一路上，我們仍然環繞着宗教的問題討論，他似乎很感興趣，但卻提出了不少問題。最後，我把自己得救的經過告訴他。

遲了五分鐘，大廈的專車已經開出了。

「怎麽辦好呢？」心裏有點着急，因為下一班車要半小時後才開出。

「有辦法，跟着我走吧。」他靈機一觸的說。

我以為他到馬路去截的士，誰知他把我帶到對面馬路的一個小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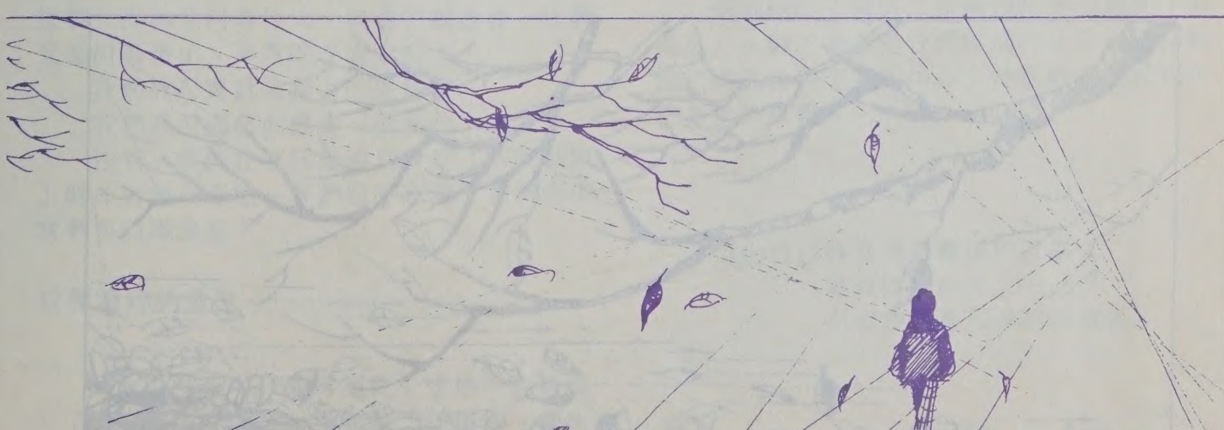
「這裏有幾百級石階，可以直通到半山的馬路去。」

很直很直的一列石階，兩旁的野草長得非常茂密，往上望去，橫椏出來的枝葉把盡頭掩蔽了，四周寂靜的了無人聲，只有胸口裏起伏起伏着的喘氣聲。

走了百多級，猛然聯想到人生的道路來，於是我回轉頭來對他說：

「我一生要走的道路……就好像……這教人透不過氣來的……畢直的石級…一條窄路。」

他那似懂不懂的神情，在秋日的陽光裏慢慢溶化，變成一個怡人的微笑——裏面，再不是懷疑與輕視，是一種觸摸不到但卻能清晰感受到的什麽……。就在那一刹那裏，我發覺我的內心在不斷的蛻變着，一種與他的笑容契合的情緒，一種……是什麽呢？啊，是他的眼神，是秋日的藍空，是懸崖般的石階，他很美。



第二天上課的時候，不自禁的又坐到他的旁邊去。下課後，他邀請我一同外出吃午飯，我不假思索的便答應了。不是爲了福音的緣故，是不得已與不能自己的一個決定。

昨晚，我仍然爲他的靈魂禱告，但卻欺騙了神。

「你是不是喜歡了一位非基督徒？」婉文毫無保留的質問我，我也毫無保留的答了一聲

「嗯。」

「那麼，你打算怎樣做呢？」

「我並沒有什麼打算，」我說。「不過，我希望能和他一同讀聖經。」

「但這是不行的…………。」

我凝望着高天的白雲出神，她所說的我老早便知道了。

「但我已經無法……」我意識到自己快要說謊了，於是用了另一個理由，「他需要福音，我不能這樣便不理他。」

「告訴我你到底有什麼打算？」

「我不知道，不要問我，好嗎？」我懇求她道。

她走了。沒有人能够帮助我。我知道，答案不在那裏，就在我心中，我開始懷疑祂的旨意。

我知道，我淸楚的知道，幼苗只是剛剛從子粒中探出頭來；我也知道只要我狠心一點，那株新綠便不會再生長，但、神啊！這不是太殘忍麽？爲什麽一定要我在這個時候作出決定？我不敢離開你，但我同樣需要那棵幼苗，神啊，可否多等一會啊！

秋天的腳步趕上了我，寒冬又快來臨，校園裏落葉處處，不久，我心園的葉子也將鋪滿全地。落葉似在低訴着什麽，灑滿了一片悽愴的美麗中，那比落日還絢燦的顏色似含蘊着無限生命的奧秘……

天起涼風，伊甸園裏，神的腳步踏着碎葉，漸漸移近。

神啊！我寧願絢燦地死去，也不願意留在枝上，因爲我對將來沒有把握。

「北風啊！興起。南風啊！吹來。吹在我的園內，使其中的香氣出來，願我的良人進入自己的園裏，喫他佳美的果子……」沒有果子，也沒有葉子；啊！卻只有落葉。

「……以後我們還是好朋友……。」放下了電話，淚湧出來了。神啊，幼苗死了，但祢委實太殘忍了。

每一級石階都是一個痛苦的回憶——不是失去了他，是失去了自己。剛才我竟可以那麽冷靜的告訴他我喜歡他，但卻不能背棄神！啊！他從沒有向我表示什麽！

我使勁地拔了一把青葱；被拔起的不是什麽，正是我自己。神啊！你不單奪去我心裏的東西，你更粉碎了我，因爲我已在他面前毀壞了自己的形象；而這片葉子仍要在朔風中搖曳，在稀薄的陽光裏奮鬪。以後我應該怎樣面對他呢，在課室裏，在飯堂，在候車處？

那天在課室裏，我遞了一片殷紅的落葉給他；他不解的望着我，我鼓起勇氣的對他說：

「神並不殘酷。」

綠野





禱告者的心語

禱告是超自然的奧秘

是那創造天地萬物的全能者的恩典和憐憫，願意人類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藉着禱告進到神面前，享受與祂愛的團契。自從蒙恩得救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就得着了這一項特殊的、神聖的、超自然的權利——能够面對面的與神有最個人的交往，神的靈與人的靈有最直接的接觸。但神是何等偉大、尊貴的創造者，我們又是何等渺小、卑微的受造之物！

我們有否寶貴這禱告的恩典？

我們有否因此而感謝、讚美祂？

沒有。禱告往往只是淪爲我們「茶餘飯後」的十分鐘玩意兒，我們似乎忘記了在禱告中我們是向誰說話！

只要照祢的意思

禱告的內容可以非常廣泛，于中一先生說：「禱告可能是戰場，是對敵人的摔跤。禱告可能是靈的渴望、無聲的安靜。禱告可能是讚美的角聲，感謝的詩歌。禱告可能是悔改的眼淚，信心的敬拜。禱告可能是心火的動力，腹中的振動。禱告可能是無語的靜候，情意的吐露。」是的，禱告可以是認罪，可以是祈求，可以是感謝，可以是敬拜，可以是安靜……。然而一切眞正的禱告內容都是對神說：「只要照祢的意思。」因爲每一次當我們在禱告中來到神面前時，我們就再一次承認自己被造的身份，是有限的、是軟弱的，再一次學習謙卑，再一次學習順服，再一次學習信靠，再一次學習向神的旨意俯首屈膝，對祂說：「是的，祢是主，離了祢，我就不能作甚麽。」禱告能使我們的心意向着神，整個人投到祂裏面去，祂的喜悅也就成了我們的喜悅。

我們有否以祂的計劃爲至高？

我們有否以祂的旨意爲最美？

禱告是屬靈生命的命脈

我們需要每天與神相會，每天重新將自己交托，以至我們的生活是朝着神所喜悅的方向走。禱告是推動我們整個生活的原動力，一個以神爲中心的生命必定會有一個以禱告爲中心的生活。倘若我們說愛神，我們必定願意每天更多的親近，更多的敬拜，更多的感謝祂；倘若我們說願意過神所喜悅的生活，我們必定渴望每天更多的等候，體會祂的心意；倘若生命的總歸和出發點都是在於神，禱告就一定會成爲我們生活的焦點了。

我們有否以禱告來開始每一天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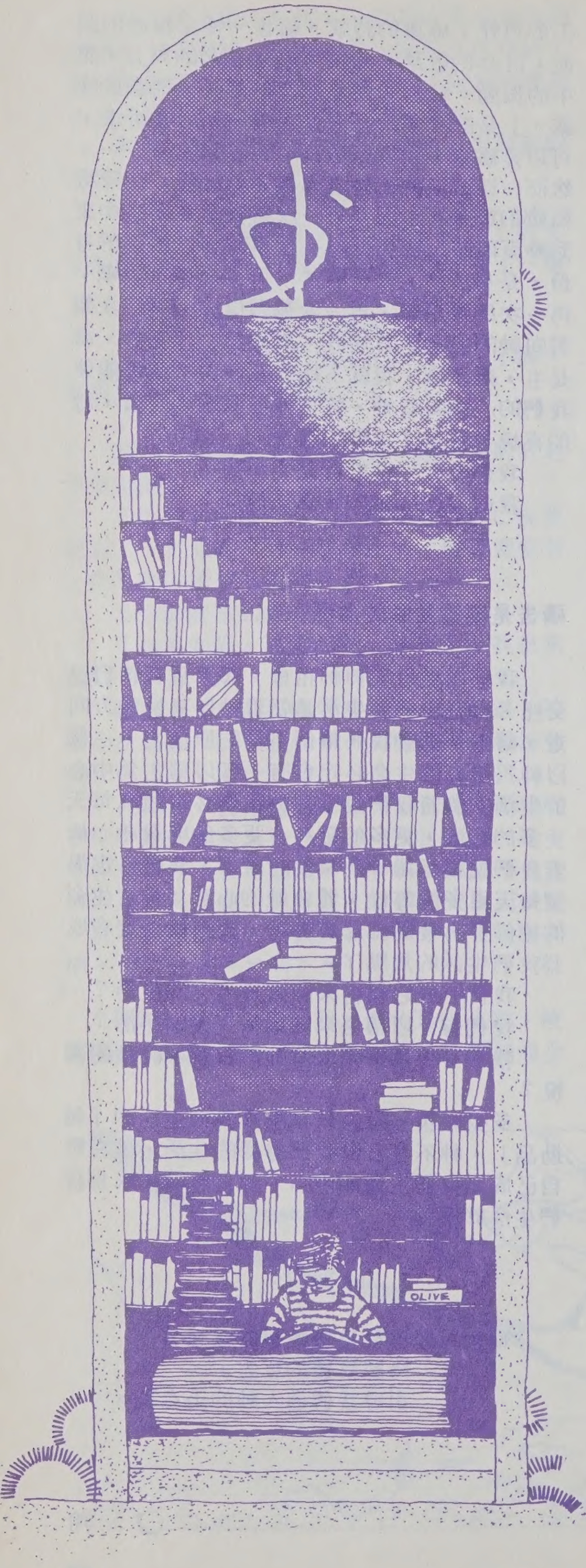
我們有否以禱告來結束每一天的生活？

我們有否凡事先求問神的旨意，討祂的喜悅？

多少時候，禱告只是淪爲我們生活的「輔助品」，神不會喜悅我們這樣的生活，祂喜歡自己成爲我們生命的中心，祂喜歡禱告成爲我們生活的焦點。

禱告可以啓發我們屬靈的思想，
降服我們的意志，
引導我們進入神的美意裏。

○ 羚



人性底剖白

三浦綾子小說讀後

冰點

只是第一本「處女作」，便奪得東京朝日新聞徵文比賽的一千萬日元獎金，固然是由於其故事情節曲折動人，但全書的主題——揭露人性中的原罪，卻是更能顯出作者對人生那深度的體會。

「冰點」的故事環繞着賴啓造與夏芝夫婦二人而發展。啓造是很有名望的醫院院長，夏芝出身教授名門，他們有子女二人；表面看來，該是多麽理想和幸福的家庭！

不過，隱伏在這一切的美好之下，卻是人性的醜惡與敗壞、自私、仇恨。夏芝婚後仍不能擺脫舊情人林靖夫的苦苦追求，更因一時疏忽，讓稚女小麗慘遭謀殺。啓造懷疑妻子不貞，爲了報復，便收養了兇手的女兒陽子，要待日後揭出眞相，讓夏芝懊悔惱恨。料不到夏芝竟在無意中察覺這秘密，盛怒之下幾乎要扼死幼小的陽子。後來終於決定還是裝作毫不知情地撫養她，只是夏芝的內心對陽子已不能再生發出愛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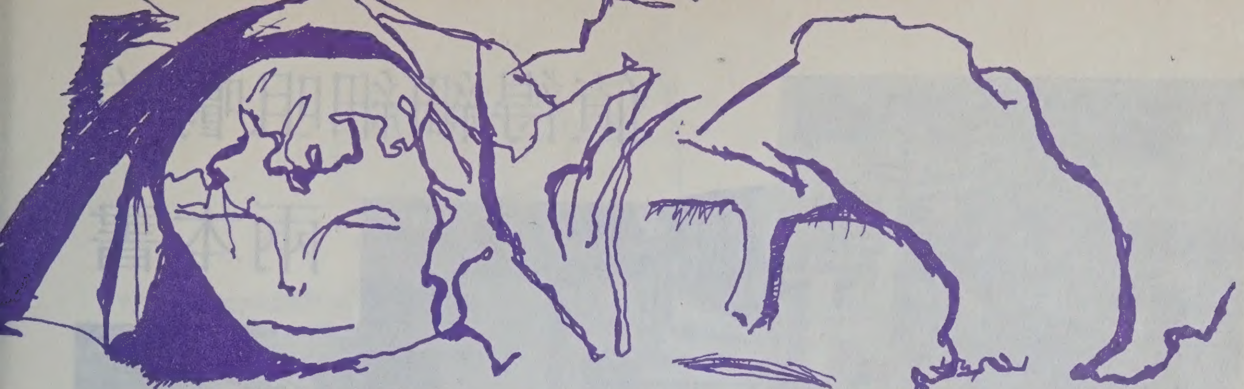
陽子十分明白自己只是收養的，卻也不大在意，仍是那般純眞地愛她家中的每一個人，朋友；然而夏芝對丈夫的不諒，對殺女兇手的怨恨全都發洩在陽子身上，並且更在陽子的愛人北原面前透露她身世的秘密。一直以來都認爲自己是純潔無瑕的陽子，簡直不能想像她竟是殺人兇手的女兒；她恐懼身體內所流着罪的血緣，於是只好以自殺來冀求阻止罪的生長。

陽子自殺未遂，獲救後，北原查出陽子的生父其實並非那兇手，啓造和夏芝對自己的罪性亦有所驚覺。漫天風雪之中，各人都在靜候陽子的復甦和新生……

× × × ×

「我希望他們終有一天會對於原罪有所覺醒。」

作者藉全書的故事道出了人類根深蒂固的罪性，根本不是我們靠着一己的掙扎可以解決的。即或陽子被證實不是兇手的女兒，也不表



示她就是沒有罪。作者故意選擇一群外表有着崇高地位、受人敬仰的人物來作主角，是要加強人的外貌與內心的距離，使美與醜、善與惡對比更為鮮明。她着意暴露出人的「罪性」，乃是要啓發讀者去體察人的軟弱，進而思索那更大的意志，追尋那更堅強的力量。

文中啓造對眞理初步的認識，道出了愛與救贖——是人內裏仇恨和困厄的對照。其他如啓造在風險中不自禁的禱告、牧師的自我犧牲、陽子的新生，都暗示了救恩和盼望；好像書中的人物湯紫藤說道：

「……完全不同的人生在等待着你。」

冰點續集

本書承接「冰點」的故事，繼續發展下去；情節的構作稍遜，然而在主題的刻畫上卻有突出的表現。

續集的「說教味」較重，敍述陽子對新生命的探索，而作者也更明顯地討論到罪、死亡、愛和救贖等問題。陽子驚覺自己也是有罪的。

「我錯得很厲害，以為外面所表現的，就是自己眞正的姿態。我確實討厭說人陰私，我以為我是以溫暖的話語待人的。不過，我已知道自己具有討厭的東西。」

湯紫藤對夏芝道：

「自己覺得是惡棍的話，在神面前就抬不起頭，這種人最不費事。」

啓造感慨地說：

「愛不是感情，是意志。能够奉送生命的才是愛。」

全書的高潮在於陽子看着流冰在燃燒……

「感到一道奇怪的光射進了她的心。

血滴樣的顏色仍漸漸染着流冰。

這是從天上下來的血！

這念頭鑽入腦中的刹那，陽子好像眞正看到耶穌被釘在十字架，血汩汩流下來一樣，深受感動。這是無法說明的感動。」

「……陽子畢竟不能把這無限的天地間眞實存在的景象歸於偶然，她不能不感到超乎人類的偉大者的意志存在。

人是多麼渺小啊！」

書中描述陽子的生母京惠子獲得丈夫的寬恕，反映了啓造的懷疑猜忌；眞正的殺人兇手的女兒順子甘願代父贖罪也對照出夏芝的自私仇恨。這些片斷在處理手法上雖有點過份戲劇化，然而整體看來，全書的確能在主題上補充了上集的缺欠。

綿羊山

故事主要為描繪青年男女在戀愛中的心境，他們分別對愛情和婚姻的不同態度，而導致不同的遭遇。情慾的困擾與誘惑，使牧師的女兒甘願與浪子結合、令女學生引誘有婦之夫；而上一代的不貞，也留下許多痛苦的痕跡。

作者以細膩的筆法，縷述各人的內心世界，無助的掙扎與奮鬬。其中敍及牧師對妻子不忠的往事，更強調人性根本的軟弱，是沒有例外的。被視為無可救藥的浪子良一，卻終於靠着基督的能力而改變，甚至面臨誘惑也不為所動。他死於冰雪之中，彷彿象徵他污穢的罪也被洗淨如雪般潔白。他更留下了一幅畫：

「從釘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身上，鮮血流下來，在十字架下面溢着基督的血，仰天注視基督的毫無疑問的是良一。

好像在哭泣，充滿悔恨的良一眼睛，一直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俯視着良一的基督眼睛，是盛着多深的慈愛啊！那慈愛幾乎溢出來的眼睛，溫暖的足以安慰人的心。」

在指出人的無助中，作者總留下一些盼望、一線光亮，使人在消沉中反被啓發起思維。於柔在的女性筆調下，實有一種令人振奮的力量。

○ 景羽



值得細細咀嚼的兩本書

給你瑩瑩

常常因自己的「冷靜」而暗地高興。從不追小說，從不迷明星、歌星…。對任何事物，從來都可以「超然物外」，不冷不熱。但第一次看曉風的書便迷上了她──她的文章。從來沒有想到文字的力量，可以叫人激動得下淚。

在「給你，瑩瑩」中，曉風以姊姊的身份，寫信給剛踏入大學門檻的瑩瑩。曉風說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篇章，零零碎碎的心血」。的確是心血，但卻不零碎。一向看散文總喜歡翻翻看看，那一篇標題吸引，便先看那一篇。但看「給你，瑩瑩」時，發覺還是循規蹈矩好。因爲作者是有條不紊、逐步地與瑩瑩討論──上帝、罪、耶穌、聖經、死亡、戀愛等人生及信仰問題。

信仰是什麽？「是尖頂建築下懦弱者的枴杖？是神學院哲士千年討論不完的空洞理論？」不。信仰比摸得着的東西更實際。

爲什麽要討論信仰的問題？因爲「生活必然有它更高的目標，而那目標唯有在信仰裏可以尋得。」

生命是什麽？「我們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接受了生命，在無可奈何的條件下渡過生命，最後在無可抵拒的掙扎下交還生命。」生命的總結若只是無可奈何，瑩瑩豈不變了「營營」，終生只爲生活營營役役？

「瑩瑩，是這樣的嗎？」作者三番四次地問。不，人生並不「單是如此」，因爲作者愉快地說：「我尋找，我得到了更圓滿的生命。」她要極力證明她所信的是實在的。

曉風提醒瑩瑩注意美好的事物，因爲「它們常常都是用以表現最高的眞理」，「常向我們說明上帝的存在」。初讀曉風的書時，總覺得她單純得了不得，她的感覺比小孩還敏銳──尤其對美的事物。她探索美、發掘美、享受美的事物。讀本書時，發覺她原來也看醜陋的一面。

金聖歎說過：「和尙是釋迦的罪人，秀才是孔子的罪人。」曉風說：「如果他活在今天，也許他會說：基督徒是耶穌的罪人。」何其諷刺！今天基督徒確有太多令人失望的地方，甚至成爲瑩瑩信仰的攔阻。

我與上帝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是否祂住祂的三層天，我住在我的地上，我們之間有著不即不離的關係，祂就只在吃飯和繳學費時特別有用呢？曉風問：「我們眞的重視祂嗎？」

「我們必須先被愛，而後才會愛。」誠然，未被主大愛震撼的，不懂得眞愛。然而，被主愛吸引，被主愛改變的，却鮮有願意付出愛。是吝嗇？還是因我對上帝的認識太膚淺，以致只能作出極有限的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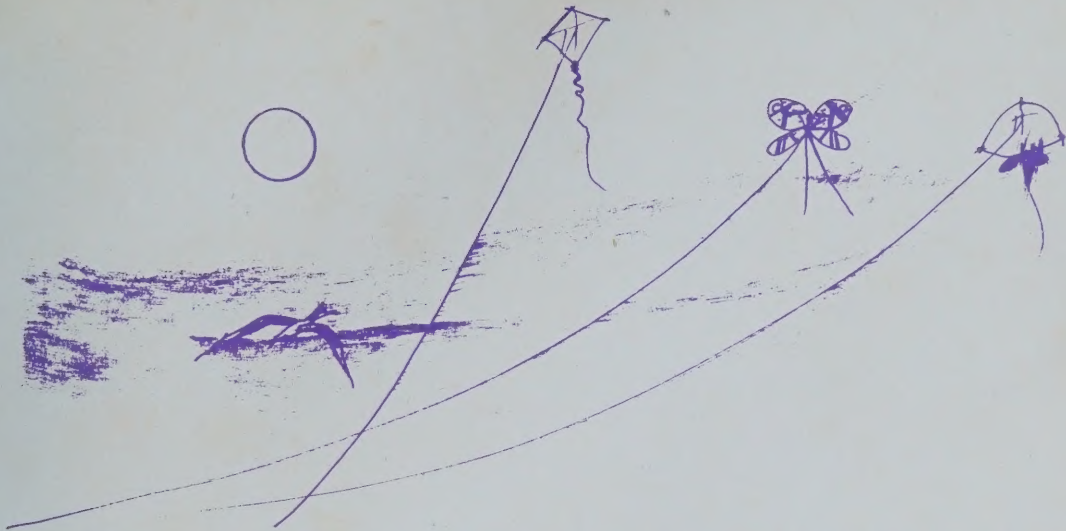
信中充滿淡淡的哀愁。爲心靈的迷惘、罪惡的綑綁、爲人性的絕望而憂鬱。是不是「爲賦新辭強說愁」？不！是敢於面對、敢於剖析殘酷的事實。敢於把虛渺的幻夢粉碎。

全書結束於一封「七月之晨」──充滿了美、溫暖、展望的七月之晨。瑩瑩迷亂、渴切的眼神仍在，不過曉風仍充滿了希望。我們都是信差。

瑩瑩是誰？她似乎不是眞實的，因爲她是曉風「心中一個晶亮透明的意念」；但卻是具體的。瑩瑩的經歷作者是熟悉的，瑩瑩的心境、面對的問題她是了解的，因爲這條路也是她自己走過的。

瑩瑩，是我，是你，是曉風所愛，所關切的青年人。

祝福我們對眞理的探索！



乘風

五十二篇短簡，遙寄給韓國宣教的大姊—構成了「乘風」。

內容多涉及日常瑣事，但都是作者生活的體驗，親身的經歷。作者在香港長大，同一個搖籃哺育出來的同一代，她的感觸不難引起共鳴。因此，讀起來別有一番親切感。

透過書簡，可以見到一個開始步入成熟階段的少女。不能說是不成熟—她有時活像個小哲理家，有紋有路。也不能算是成熟—她有時仍很稚氣，帶有幾分任性。

全書揚溢著清新的氣息，率眞的感情。淺白的文字加上適當的潤飾。沒有矯揉造作，也沒有賣弄文墨。你可以感到作者的脈搏熱誠地跳動，也可以感到她堅持向上的意志。

很喜歡作者能從小事物中，發掘出許多許多的寶藏。也喜歡書信後祝福的說話。短短的如「願信任！」，長長的如「願我們永遠站在耶穌的一方！」、「願你與天父間不是兩條交叉線！」—— 都像串串的珠子，晶瑩可愛。有些卻是不讀原文就不明所以的，如「願你是另一個亞丁！」也有一些跳皮的祝福，在這裏賣賣關子，你自己找吧。

本書寫出了年輕的一代的衝勁、熱誠、不滿、怠惰，也表現了青年人特有的矛盾。全書高潮在於一句：「主，我欲乘風！」

我們是享樂慣了的風箏，安然躺在店舖中，還是斷了線的風箏，瘋狂地向下俯衝？我們「會不會愛上這安穩的生活而拒絕向上，忘卻了自己的目標？」

願我們都有乘風的勇氣，有掙扎向上的能力。

願我們乘風！

不是比較的比較

「給你，瑩瑩」與「乘風」，可以說是姊妹作。二者均以書信形式出之。不過因著年齡、性格、閱歷的相距而風格有所不同。

透過「給你，瑩瑩」，不難體會到作者是個感情和想像力豐富的成熟女性。信中討論的都是嚴肅的問題，但她沒有板起面孔，恃著長者的身份來教訓瑩瑩。她溫柔、忍耐、體恤，但卻堅持眞理。你可以感覺到她熱切愛人的心腸。你可以觸摸到她—被神潔淨了—美麗的靈魂。她的感情是深沈的，似乎平淡，但細味後卻能叫平靜的心湖，因她智慧的言語而擊起浪花。你會驚訝於作者除了有豐富的感情外，還有一副冷靜分析的頭腦。她把一個一個的問題，簡單而握要的討論，淺出但卻深入，要人慢慢咀嚼。

「乘風」充滿了青年人獨有的率眞、熱情。作者的感情是外露的，叫人感於她的赤誠。與「給你，瑩瑩」比較，本書筆觸仍屬幼嫩，但卻懷有令人激賞的高遠理想。感觸於蕭伯納的：「就是憑不怕別人的笑話，才能在各方面有進步。」；受影響於羅家倫的：「讀標準的書籍，寫負責的文字」；感慨於香港文學上的荒蕪，作者乃獻上自己的心思—「我只希望我偶爾所寫的能合祂的心意」。

一本造就人的好書，不單是由美妙的筆觸豐富的內容串成的，最重要的還是作者眞摯的心意。這一點，以上兩本書都具備了。

E. W.